

續  
修  
濟  
陽  
縣  
志

新修續六卷  
第九冊



濟陽縣志第九冊目錄

卷之十六 藝文志

碑記

新修縣城記

張穆仲

創修縣衙記

何弼

修城記

侯加乘

重修四城碑記

解元才

重建大堂譙樓城樓倉廩碑記

司徒珍

卜居堂記

侯加乘

創建鞏濟樓記

樊吉人

濟陽縣志

第九冊目錄

一

加封孔子至聖文宣王碑後記

劉敏中

創建先聖廟記

陳大舉

重修縣治記

王儼

重建明倫堂書壁記

李子冲

重修廟學記

楊文郁

前題

江孟綸

前題

和清

前題

戴夢桂

前題

李灃

前題

艾元徵

前題

邢其諫

重修學宮碑記

李能白

重修文廟鼎建學舍碑記

司徒珍

續修廟學碑記

曾廷翰

修建泮池坊壁記

闕名

文昌閣記

并歌

劉勅

移建奎星閣記

閔鶚元

曲隄鎮修建大成廟碑記

王士熙

重修聞韶臺記

曹天憲

前題

劉世賞

濟陽縣志

第九冊目錄

二

聞韶臺記

高時

石門仲夫子廟碑記

何明禮

善士郭英助文廟禮器記

囊加歹

邑令李捐修學倉積穀贍士碑記

張文謹

贍學田記

李謙

新建關廟碑記

江騰蛟

文廟塑像鑄祭器並置學田碑記

喬允修

鴻臚繼台郭公厚德感人碑記

邢其諫

城隍銅像記

黃流

城隍廟置田奉神碑記

尹亨

重修北極廟記	江南
聞韶鎮改創土地祠記	王良相
重修武安王廟記	黃流
墮石橋記	杜燠
重修杜家水口橋記	戴夢桂
杜家水口鎮重修北橋記	王琢璞
重修堞石西北二橋碑記	王守震
堞石橋記	胡德琳
重修堞石橋記	高之璿
新開萬工河碑記	李瑛
疏復哈叭溝碑記	李瑛
新修槐李溝碑記	宮兆麟
新建槐溝石橋記	胡德琳
新開如意溝碑記	高之璐
邑令解公德政碑記	艾元徵
漏澤園碑記	東思忠
高處士讓地記	何明禮
重修濟陽釋迦院記	張爾岐
慈光寺重修大殿記	前人
曲隄塔記	前人

清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
移修奎星閣碑記	胡德琳
濟南蒿菴書院碑記	陸燿
重修鞏濟樓記	魏禮焯
新修文昌帝宮碑記	李若琳
新建文昌閣碑記	陳桐
重修奎樓記	李若琳
重修商家橋碑記	王思溫
大安長春寺碑記	艾崇僑
資福寺碑記	陳兆揚
濟陽縣志	
第九冊目錄	四
重修西橋碑記	柴文富
重修杜家水口鎮西橋碑記	杜保泰
重修廟學碑記	張範東
前題	楊汝綬
濟陽書院碑記	前人
郭公曰崙捐地 <small>為聞韶書院 考棚歲修費</small> 碑記	張兆辰
郭家莊創建義學碑記	前人
邑侯李公德政碑記	前人
重修仲夫子廟碑記	高連山
重修堞石西橋碑記	郝元恩

重修李公祠碑記

張依泮

重修慈光寺碑記

柏錦林

范家莊孔廟碑記

宋丙辰

重修仁風鎮城隍廟暨土地祠記

王福五

重修聖廟碑記

王昭度

重修關帝廟碑記

陳禮森

前題

陳家讓

重修慈光寺碑記

李玉韜

重修玉皇寺碑記

王昭佑

重修夫子廟碑記

陳梅嶺

濟陽縣志

第九冊目錄

五

創建濟陽縣民刑看守所碑記

楊承謀

督兩浙軍盧公子嘉頌德碑記

陸錦燧

重修永安院碑記

前人

白楊店創修蒿菴祠碑記

張家杲

張家莊創修蒿菴祠碑記

席貫一

皂李莊古棗記

張依泮

楊烈婦碑記

張壽山

龍灣記

并跋

張依泮

官莊沿革記

李光普

濟陽縣志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人之一生或作一事至一地恐其時過境遷而日就湮沒也垂之貞珉以誌不忘大禹岫嶠之碑始皇泰山之石此物此志也然既名爲碑記則不第其事有足述其文亦必有可採爰列誌如下

新修縣城記

金 張穆仲

山林野叟知猛獸爲害必樹柴柵而施窻弃以待之閭徑鄙人知穿窬爲盜必峻垣墉而嚴扃鐃以防之蓋思患設險以固吾圉爲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

安全計者夫人類能焉通都大邑萬室所聚朝市百司倉廩府庫星列棋布錯峙其中所以禦外侮而杜奸宄者必假金湯以爲之守故穀梁子謂城以保民而爲左邱明亦有懼難之說粵自澶淵之盟南北結好百數十年時和歲豐吏民習治諱言守備一但人貧盜起變生所忽操鉏耰而陷城郭者蔑有藩籬之限由是虔劉我井邑殺略我士女凶焰孔熾吏莫能誰何人始不聊生矣宣和甲辰以迄建炎饑饉薦臻京東尤甚加之以師旅之役因之以姑息之政良民爲盜者十室而九蜂屯螳拒隱若敵國州將熟視曾不加恤逮我節制相公來守是邦威克厥愛信賞必罰風行草偃姦盜屏跡四境之內路不拾遺乃天會七年夏五月我公安撫京

東淮南等路河北諸府亦在節制移鎮東平寅奉臺奉畀都鈐公  
留知濟南軍府事式遵嚴君之治三月報政人用康甯昔之轉徙  
者攜婦子而返田里弄兵者賣刀劍而買牛犢肩摩袂連化成樂  
土公長慮却顧懼民難保乃分章邱臨邑禹城長清之地勸建二  
新邑以相綱維爰相卜侔來獻圖允契輿情暨秋九月得請廼命  
忠翊郎康端出宰濟陽迪功郎崔實爲主簿承信郎劉虎臣爲縣  
丞以佐之於是稽匠人之法考宮隅之制肇築崇墉以限中外經  
之營之越四旬而告竣遠近之相依捍禦者日益至懷險陂者舉  
有制而莫逞外寇之欲窺伺者亦潛消於冥冥矣黃童白叟復見  
和平莫不感涕喜戴吾良二千石之賜賢令佐之功也因相與議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

刊豎珉紀其成績傳之來裔以爲邦人無窮之思屬余作記竊以  
古人興一利除一害教陶甃以爲居室建學校以申孝悌開河以  
拯昏墊修渠以資灌溉功苟施民必有文字紀述歆艷厥美矧茲  
新邑控扼一方內作屏翰外作輔車安百姓而折強梗一舉而衆  
美具是宜可書也已謹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之三十年城濟陽  
以城在濟水之陽因以爲名至漢改城爲縣隸陳留郡隋室則分  
隸濟陰唐室則復隸汴武德四年以其地置杞州而縣隸焉貞觀  
元年縣隨州廢宋開封之故濟陽是也今縣居清濟之地敢志其  
始以俟職方氏考焉天會八年二月初一日

創修縣衙記

何弼



標竿揭鎮麗陽邱版圖者幾百祀中原平治時當舟楫走集地復  
阜繁不減一劇邑宋啓兵端天下騷動嘯叛圍視而起燬郡版縣  
千里無完閭茲鎮亦在煨燼之域大金節制司付以靖師已下淮  
北肇茲亂事念齊之臨邑榛莽彌望盜得孽芽其間境環數百里  
非一邑所能經略議分所部爲鎮禦計具兵未可彌待饋東北顧  
此地爲要津距河纔步武耳旣足分制姦宄舳艫檣岸裝發軍食  
計晷可辦於是請命三師析臨邑封圻之半卽其地爲濟陽縣而  
標竿之名移於職方氏實天會七年冬十月七日也縣旣構成治  
署未備徐侯蒞政之明年按籍歎曰吾邑環四鎮列二十寨總萬  
八千四百餘戶郭郭肆市咸爲可觀獨無縣署儼羣目之望正如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三

一人身衣裳劍佩前後檐如獨未冠也吾何敢後騰牋州刺史遂  
許興役阜昌八年冬十月萃百工而經始甫三月而落成吏舍賓  
廡獄區庫局無一不具公堂燕室意象軒軒直出鄰境之右考瓦  
木丁匠之費於民無錙銖斂噫前政於茲署畏縮八年不敢輕意  
何其難耶徐侯一號令之間不閱月而莊麗爲一邑偉觀又何易  
耶吾見簾幕風微庭無干戚尊罍日永巷有絃歌德望炳炳與茲  
署丹雘爭耀又自徐侯始天眷元年四月十五日

修城記

侯加乘

余蒞任之次月視濟邑城惡頽然培塿豎牧緣躋幾成達道幸以  
前令得請於上加派額糧千二百五十餘金供修繕之需明年季

春朔工匠舉越六旬五日報竣凡用役若干人通工料費金千有奇宜屬詞以記歲月或謂財民財力民力令何功而侈記爲曰政爲財民財力民力令不尸其功而不容已於記也夫九仞基於簣土長堤潰於蟻穴其積漸之勢也濟邑雖褊小豈其原無完堞而一旦傾圮甚至令周章而民竭蹶量工命日僅僅不愆於期哉風雨摧敗歲月遷延所由來舊矣宦斯土者傳舍視職秦越之瘠肥視邑泄泄然惟緯之恤而遑憂其它日消月縮小坼大崩跬步不已至於尋丈尋丈不已至於千億保障廢盜賊生萬不得已始議大舉而民財與力詘夫綢繆桑土計定於先因時而作事者事逸而功倍第藉令令實慮痼瘵而念切膏脂聽政之暇環堵遍歷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

遇有坍塌輒爲補葺月修之省役千之一季修之省役百之一歲修之省役十之一諸費以是爲差若是而財不加徵役不淹時闔邑之民陰受其賜矣方城工之旣成也十月之交舊城東南坼丈餘余出醵金以佐板幹浹旬而維新繼自今願以舊令尹之政告新令尹曰庶幾勤省視而時繕修乎則民力財力倘寬萬分之一也記之意不虛耳

重修四城碑記

清

解元才

邑令

王者設險守國厥重埤堞雖本論衆志成城人心先形勢疇識形勢莊人心加固也濟之陽之墉由來土堆匪媿金城百二襁超晷甯氓敦業儉留不閉戶風胡邇杏旗搖氛商羊鼓翅捍厥患愆厥

勸先垣堦復垣堦再堦畚鍤擊歌業歷三紀未息還愀不嘉以  
難堪圻衛更謫備石之玉精泥之模合堅貫壘層允云嚴壯仍覲  
夙制樓或側籩堪斷鰲足墟陵應緒肇基端藉盤古斧輪班斤乏  
廣材杳丹臆未比周文求崇夏儉數椽重新凡磚觀改上回天曷  
尤鳥舞外拒憇曷虞烏合以敦儉更閉戶曷云金城曷云百二整  
嚴形勢心志城府已不須言督工黻飈暑零陰版築艱餒腹汗背  
趨工慨施不惜色工竣之告銘諸久遙曰溥彼故城濟師再完兩  
月陰圯夜星奮竣始急池塹濬築深堅繼圖棲泊豎立崔鮮不日  
成攻子來嘻歡鞏護丸邑靜福綿延順治六年歲次己丑八月之  
吉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

重建大堂譙樓城樓廡碑記

司徒珍 邑令

自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相沿至今百里有長  
顧蒞斯任者不難於植柳種花而難於憂民余少爲諸生時頗企  
余鄉文正范公襟期魯山太邱似非所安奈迺遭坎坷數十年始  
任濟陽下車之日惴惴焉惟敗績壓覆是憂於是勤以治事儉以  
自奉公以聽訟獄虛以察民情究所以居衷者不過守青蓮不愛  
錢三字以爲萬民吐氣耳比及三年凡余疆內頗敦四民之業崇  
五土之利而鰥寡孤窮得所依囹圄桎梏鮮有犯者或於導揚風  
化撫字黎氓之職無大玷乎而余憂靡已焉念朝廷設堂廡俾令  
朝夕親民堂以外立譙樓俾令得兢兢問夜勿致曠事誤民城以

上備三十步置坐墩樓出堞四尺俾令據以守望而安民凡種種  
爲民計者皆憂心所至也濟之堂建自明正德間一貫解公譙樓  
建自成化間張公端城樓修自萬歷侯君加乘至今各二百餘年  
崩折之歎匪伊朝夕余因捐資各爲重建旣得以問民疾苦保民  
行息而又設倉廩備賑以甦民涸庶幾秉勤儉虛公以出政令平  
罰賞而卽是邑之耗羨償是邑之公務亦可以見余不愛錢之孤  
操矣雖一官一邑不能展壯盛襟期有濟天下而頗不見擯於元  
陳諸公七年以來憂民之憂士民咸信余心今一旦欲舍之長去  
不能無惓惓於此也惟望繼余者垂堂出治聽更聲而加謹望五  
尋而悚慄則導揚撫字之方必有十倍於余者余雖歸老金陵猶  
將於採風問俗之餘爲吾民深幸也夫豈能一日忘情也哉是爲  
記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

卜居堂記

侯加乘 邑令

牧愛堂後有廊傾圯不足以蔽風雨余撤而改作梓人獻圖余以  
堂後曠邈屬擬聯爲二字蓋堂後旣以截路分房宅制首層當北  
向啓門曰巽與巨門二層延年三爲文曲四爲貪狼主房在焉于  
制叶卜云其吉草構未合客有姍余者曰聞之懷與安實敗名吾  
子東西南北之人也而何詳於居也余應之曰客其以此居爲少  
陵之赤甲而余且以此居爲湘纍之江潭夫喔伊嘯睨今宦之通  
致而悃悃款款夷門之素心吾將叩大策端尹而卜焉曰清耶濁

耶醉爲醒而醒爲醉耶而何居之足懷客憮然擲揄遂與共酌擊壺而歌邊爲之缺翌日顏其堂曰卜居

創建鞏濟樓記

明 樊吉人 邑令

濟陽距省城三舍東接青齊北拱神京夙稱繁疲之區蓋巖邑也自奴變之後白棒遍地蝗蝻障天殘邑勢如孤注省會危於纍卵岌岌乎殆哉不圖有今日也不佞筮仕上黨奉旨收拾殘破西晉撫按題奏未允遂於崇貞十二年五月念二日促裝上任矣出門偕家無不人人危之不佞以爲鎮定人心在此一舉入境之初城門晝夜不閉居民零星數家富民逃之他鄉紳士遷之別邑號呼晝夜聞啼鬼蕭條向日掩空城此時此際直謂之無濟陽可耳急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

單騎下鄉招撫流移賑恤傷亡卽白棒亦遍招安無不人人感泣旋彰示勸諭爾輩原是良民不過一二强有力網羅於其間是白棒也是卽我窮百姓也卽時解散便成好人招安者不下一二千人至被虜之子遺非婦哭其夫卽母哭其兒按殺虜一人給銀五分如此者亦不下一二千人然後招募衙役點選城兵士紳好義各輸所有以養勇銳之士而根本之地已成苞桑勢固心聯一切冲天掃地之號舉授首焉地方有安瀾之慶省會無北顧之憂六月初二始雨百姓苦不能布種或有地而無人或有人而無力牛羊六畜舊搶劫一空余帶有戰馬十匹一併售去易耕牛買籽種至牛不能遍及直以人力代之終歲猶稱有秋不用推敲而漕糧

米麥本色完有二萬餘石京邊錢糧折色亦不下四萬餘金遂繕修城堡百雉爲之重完鄉勇爲之大振火藥器械糗糧草束犁然畢備大半皆紳士樂輸之力并不取自民間不佞遂樂享其成自計如輕刑薄賦簡詞訟恤驛遞賑貧民等政不可枚舉皆煦噢小惠非從艱危出也敢贅也濟陽在太平之世以城池則單薄以官衙則湫隘以錢糧則半屬拖欠以人情則輕於流徙且從來多盜長吏猶不免焉吏茲土者互相容隱至敗壞而不可收拾殘破之後更難言矣諸紳相向僉謂宅後危樓蓋濟水在陽中流一柱實守護重地與窮睇盼而廣宴安者不同因顏之鞏濟樓從此根本永固保障日隆轉未濟而爲旣濟之亨者不無磐石之固誌茲役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

也非自譽也鐫之於石因明厥心崇貞十三年歲次庚辰六月立

加封孔子至聖文宣王碑後記

元 劉敏中

先皇帝始嗣位制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頒示天下濟陽將勒石廟學其簿徐益典史張思敬介邑儒故內翰損齋楊公之子去疾暨教諭石光弼以鄙述見屬竊惟大成之義見於孟子之書朱子謂孔子集三聖之事爲一大聖之事如作樂者集衆音之小成爲一大成斯蓋大成之義也嗚乎大成之聖不可得而名矣孔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知聖人之道天道也道同天道可得而名乎哉雖然其曰小成大成云者推而求之猶有說焉二帝三王之典三綱五常之要載諸書傳諸萬世者

夫子可見之道也行之一身則一身治由一身而至於一家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邑一郡則一邑一郡治由一邑一郡而至於天下治小成而大成也行之一世則一世治由一世而至於萬世治小成而大成也然則大成之義庸有既乎我國家列聖相承武威愴八紘文德洽六合京師盛辟雍之制闕里崇詞記之禮登賢翊善黜佞夷慝皇風清謐融融熙熙薄海外內學校林立然猶德音屢降綸旨迭出丁寧懇切未始不以興學獎士勵風教是急聖號之加也宇內抃舞改觀相慶咸知朝廷所以重道爲民之意噫奉朝廷之意使其治由小成至於大成豈非長民者之責與濟陽邑齊魯間禮義之俗號稱易治繼今以往可以覩武城之絃歌而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

應虞韶之九成也大夫勉之皇慶二年癸丑冬十有二月

創建先聖廟記

金

陳大舉

國家承平日久自京都至於郡邑莫不有學使秀民得以講道藝其中三歲賓興拔其尤者所以粉澤禮樂教化之功者具備天下十有九路文風號稱郁郁者莫如山東山東會府有三溪山秀爽號稱多名士者莫如濟南濟南屬縣有七水陸俱通四方遊販歲集而月至者莫如濟陽濟陽有桑蠶之饒戶口殷庶其俗尚義任氣然失在夸奢者或有其天性好學如漢太史之說者亦不乏人故知名場屋者往往輩出縣舊無孔子廟凡二仲月釋奠縣官以著令不敢廢期至借屋行禮或僧坊或驛舍無有定處前後不知

幾令佐間有欲作新廟恆以品地不能專輒計其工費聞於府聞於轉運例以創造故難之其事屢寢無如之何一日諸文士相謂曰吾儕尚有闔廬而先聖先師無奠帛獻牲之地彼釋老之徒溺於怪誕猶知修飾祠宇丹刻輪奐無所不至今吾徒尚不如彼得無忝耶且十室必有忠信况萬室之邑乎吾徒苟能倡之以誠豈無賢達以誠相應者哉因謀諸邑人得衣冠之族趙氏者願獻地楊彪畫其位置願爲殿爲堂爲齋房爲庖湏單父商者王彥願爲戟架門及兩廡進士李仲熊爲之倡魏如翼范師祖盧守簡馬遵古張炎李亦顏數人相左右之請於有司既允而後除地於蓬藿之聚鳩材庀工以大定十四年五月經始二十四年八月落成

新先聖先賢之像凡配享從祀者俱以位序列焉秩秩繩繩應圖合禮他邑之祠莫及也觀者嘉歎既而李仲熊以書徵文於予曰敝邑自天會八年改置以來有司以簿書不責者爲不急未遑於學舍幸獲考實出私泉不煩公帑一物恐來者忘其勤宜有紀述方礪石以待僕以爲學校者風化之本原而人不可一日無也古者黨庠序之教明於上孝悌睦婣任恤之行興於下蓋人性迂革磨揉入於善者皆由於學然其事難成也久矣雖當途顯人猶病不能爲况里居之士乎楊王二公慷慨好施誠能不愛資貝爲人不可一日無者使春秋奉祀有嚴生徒肄業有所其於風化不爲小補將見聽絃誦而仰下風而淳古明秀之俗成詭欺薄惡之習



變入其里多禮讓之貌無負戴之老抵冒殊扞者絕爭田之訟椎埋弗率者傳問孝之章如此然後見修學之意也承安三年六月既望

重修縣治記

明  
王 俱

成化十有九年張侯吏濟陽既至惟公惟明惟慎惟勤用求底績於成厥邑繁劇政務叢脞考之圖志古齊地也功利謀詐之習猶存故民多懷奸好訟治者難之自侯下車越明年政通人和羣心帖然悅服回風向化嗚呼何前歷千百年之遠而地猶地也民猶民也謂非布德宣令者之咎乎不然何以張侯蒞政二載之間而其效遽爾可述雖未必遂臻丕變孔子所謂有恥且格者庶幾矣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一

於以知人才之不恆遇蓋如此是年正月譙樓災治舊有堂廡創自金之天會以至於今雖繼相葺緝而傾圮卑隘弗堪事事侯因是自責曰譙樓治中之冠冕廳堂黎庶之觀瞻烽燧警扈所係匪輕天之降殃寧無所自耶不然茲邑將昌而天亦厭其凡近將欲宏規制以示瞻仰俾主民者大其政教耶乃深自克治而政益加修遂鳩工度材而改建焉始樓五高四丈餘廣次之設鼓二次儀門五廊房三十四次正堂抱廈三東西典募問事二廳次兩庫次後堂六架閣等庫十二隆龐上凌丹堊炳燦煥乎維新朗然可仰其卽古諸侯之度歟然政必有教而學又不可使墜也侯則於殿廡儀門櫺星特加采飾與夫後堂號室奉祀之具咸備又謂功必

有報而八蜡實利於民祀典久缺乃爲廟以享之置田二十一畝俾尸祝者主之以奉祀事治人事神蓋無所不至焉夫興大功必用乎民經大費難任乎己是以能振舉者不無傷民之嫌懷惠愛者鮮抱運施之術故凡在所當舉而大功以集此豈刑驅勢迫所可爲哉蓋必有其道矣才能之高下於此乎可考焉昔言德必稱乎位而余亦謂政必稱乎堂侯將不久於小試而大振厥施後之繼侯而坐斯堂也豈可但侈爲威福之地而已也必思侯今日之政有以成乎斯堂而吾得以安享其成豈特無愧於斯堂而又當求無愧於侯可也予與侯同里閉昔同予游而予少長知侯爲詳侯生平有大志豪邁剛直不與俗浮沉故其見於施爲者亦皆正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二

大光明之業庶乎所謂社稷之臣矣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侯之謂也侯名端字孟莊常之武進人舉成化乙酉鄉試有文登于錄是其文章政事可取法附於末以告未嘗知侯者時成化二十三年歲次丁未仲夏

重建明倫堂書壁記

李子冲

洪武八年冬江西吉安李謙來牧是邑始至拜謁先聖見廟兩廡門牆頽毀太甚首闢櫺星門二十餘步繚以周垣以寬其內廟楹兩廡賢哲儀像咸加修理洪武九年秋相舊講堂隘陋乃撤其舊而營治之洪武九年冬十月甲子記

重修廟學記

元 楊文郁 邑人

濟陽廟學創於金之大定廢於貞祐甲戌之兵獨其碑存太常陳君大舉之文也國朝革命餘八十年於茲歷前政固多其有致意營葺如監察御史劉君衡達魯花赤苦思丁嘗屋而垣之以安神主工費不取於官不敢及民或以事集或不久代去竟無以復舊觀至元二十八年承武郎冠氏杜君溥出尹是邑下車展謁卽有重起之志惟君之爲邑也廉而敏勤恪而簡靜事無劇細勇於身先是以蒞政未幾父老安之其明年歲豐時和克伸前志出己俸以興事邑之吏民及好事者趨而和之率私泉以助君乃儲材致用有造有因聽政甫暇躬親督視無寒暑朝夕間首創禮殿次完賢廡講授有堂居宿有室峙以重門繚以崇墉像設晬溫繪塑輝映肅然如見所謂宗廟之美始二十九年之冬終三十一年之夏旣落其成諸給事劉海等狀其本末走書京師見委以文以紀歲月至正十年八月二十三日

重修廟學記

明 江孟綸

濟陽縣學舊有廟以祀先聖有學以養賢才皆國初創建歷歲久因陋就簡迄未繕修成化七年春知縣王璉謀於縣丞李開曰朝廷建學育材其意至矣作新之功責在有司今敝陋如此宜撤而新之於是捐俸鳩工命梓先作明倫堂齋號師生燕息之所共四十餘間惟廟廡未遑修蓋而王公引職去矣十年春二月都御史牛倬過縣謁廟見堂齋完固廟廡傾頽一諾而出粟百石命知縣

孫昶訓導鄒祐協同蓋造命下之日士庶張斌李隆輩私相謂曰  
中丞公出粟修廟學所以祀先聖而教吾邑之子弟也爲吾民者  
可不歡忻鼓舞罄其所有以助之乎由是富者獻貲貧者効勞爭  
先疾趨並手交作不二三月而殿廡及文昌祠俱各全美足以肖  
聖賢像貌高明宏壯端重嚴整凡門廊廚庫廟學所宜有者莫不  
畢備蓋始於七年春而以十年秋訖工協助同管者教諭郝濂縣  
丞章璉張震主簿石鼎典史郝恕董功老人洪耀韓榮丁鑑良民  
李昌生員魏寬黃璉魯志遂張昇張政皆有功者故併記之於碑  
陰

重修廟學記

明和清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四

濟陽縣學宮創於金大定甲辰至貞祐兵廢元至元甲午邑令杜  
溥載建堂殿及儀門後邑丞桑惠翼以賢廡逮我皇明正統之四  
年邑宰孫公慶恢拓藻繪之久迺圯成化間渭南張公鏗清苑王  
公璉相繼尹是復修殿廡營齋舍久迺更圯嘉靖壬辰孫公來主  
邑治學宮胥覆靡潔迺謀之三尹賈公爰肇是工廢者補垢者滌  
摧折者易殿宇建完齋舍成立復儲賦以庾學階崇以甃石射圃  
始構以亭賢宦祠移築於敬一箴亭之後經始於壬辰秋甲午維  
夏工寢刻之堅珉以示將來孫公堂大名入賈公宸廣昌人其二  
尹郭公瀾李公文翰蓮幕孫君欽咸與有力焉嘉靖甲午秋月

重修廟學記

戴夢桂

龔宇垵而絃誦寢齋廡剝而昭祓荒聖祠稽而綸綍逆公庾圯而  
牢廩腐落已而舉際其適也甲辰夏督學楊公權文至掌教邵君  
以葺告可縣令劉公牽絲至掌教邵君以葺告可明年發陳朝敘  
熙晷永氣燥土剛往事登新事未遑程工訾直撰吉徵良沐樹乎  
道表掄材捷卽埴而範甃取陶徑哺饑以博力竭至速槩贏於邑  
饒經費豐廉工有章苦良必析竣期刻命發不莠功遂奮取大堂  
於風雨而帡幪之以出教披環堂灌翳諸號而復之以便業以楮  
塹神廡白善佛齋所女垣繚泮并滌牲新敞庾關鍵牝牡以覆散  
輪登耗雜奧區妥啓聖丹牖反字之楹三重聖自焉以恭制伏金  
不寫鄉部不知四秋不病三月甫央而戴蓋耽耽矣嗟嗟姚姚劉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五

公之渠渠於是也淑人學也素居無學野學而不飾廢飾而無法  
靡庇學神也屑越不崇悖崇而不宇渙宇而不蠲褻法以飾學學  
以淑人修斯來矣蠲以宇神神以庇學牖斯溥矣聖學選間可起  
也矧臚仕公名韶晉州人

重修廟學記

明 李 曠

濟陽廟學創自金大定迄今四百年間敝而復修不知凡幾萬歷  
乙亥祕公來令茲邑下車首謁夫子不忍廟學頽圯遂欲修之第  
重大之役難以卒舉故瓴甃堊材諸所當需者悉漸蓄預收於未  
事之先迨歲戊寅不請於上不取於民節經發羨募役餉工擇吉  
播告謀度既備乃屬僚佐主簿馬君駕察勤惰典史柳君世恩供

資用復委二省祭官分董其事嚴以刻期使撤毀之日同造作暨立之日同繕覆塗繪之日同小大協力前後畢舉始二月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五日甫月餘而工告完廟廡肅嚴堂星崇敬齋舍廡宇門屏臺砌咸極精美牆垣池泮欄楯巷道匾題几案靡不更新公名自謙由鄉進士直隸晉州人爲令善政不可勝紀此修廟學之一端云萬歷六年秋九月

重修廟學記

清 艾元徵

蓋自文王歿而吾夫子興道德功業爲生民來所未有故天生素王作斯文宗主羣聖無得比隆焉宮牆在望則仰止彌親先後增修乃明裡觸發凡膺民社而尊經術莫不兢兢於整飭學宮爲急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六

務者矣吾濟邑廟學在萬歷天啓間李侯潤廣文解君疊王君錫恩張君亮典客郭君夢疇次第修舉頗饒氣色居諸漸久棟宇坍塌廡齋及圍垣大半歸烏有每一瞻顧幾許淒涼前此何掌教福元張司訓世珩亦倡興作僅能補葺正殿及兩門而止輪奐改觀是有待於文翁范寧睇盼未諗何時迨癸巳秋戢大夫民服至矣初入境覩汪洋水患穆然咨嗟思欲拯溺旣恤民隱更篤斯文展謁先聖見蕭條景象語諸子衿曰凡百可需次而崇道育材地是應急圖愷悌滿腔運之以敏練甲午履端人安政簡便理前語乃捐半載俸刻期經營且云懿德之好誰不如我其協力以臻厥成於是羣情踴躍署教諭桑君行素張司訓潘尉寅道咸以俸薪佐

之諸紳衿各出資無愆予方暫憩家園快覩其事一門上下悉殫力有所効庀材鳩工擇勤練文學任生逢聖王生視遠董其役大夫與桑廣文勞來省視有敏無懈有檢無靡若啓聖文昌兩祠若兩齋及前後門牆一一增飾至於東廡九間頽久並置格窗供几費尤繁則劉生聲遠及其子璵毅然任之此更恆情所難者仲秋伊始閱三月而報竣明年大夫復建雲路坊見奎閣傾圯增以崇麗巍然聳望此二役更得山司訓斗北郭尉君濬裨益良多及落成則丙申之春矣合計費近千金時經兩載名爲修而實如創成於衆而肇於獨軒閎秀發他方莫及焉非以振作斯文爲己任安得鼎新若此昔所稱文翁范寧大夫其庶幾哉爾時桑廣文倡勒石而未能大夫忽以纖誤去延爲缺典嗣而握符者爲張大夫星標衍家學爲吏治受事無幾來暮興歌其篤意斯文猶戢大夫也每瞻學宮景色亟稱知務爲先得同然從茲殘缺責在我矣詢及刻珉尙無之湮沒若何乃捐金詣桑廣文謀不朽廣文曰夙心也敢不是圖而聞風者踴躍猶昔聲遠劉生則確石以須矣於是廣文與邢刺史寓書徵記言夫余雅重兩大夫之治行而於留神學校喜播其芬卽閣務繁劇弗庸辭惟是崇道育才自局中肩之顧往往神有別營不遑及此究竟所得孰多而大夫之懿政高風洵爲人牧作榜樣由是新新不已斯文宣卽於岱北濟水濱篤生碩人貞品爲邦家光則所望於相繼爲邑者順治十七年月日

重修廟學記

邢其諫 邑人

國家陶育人材功業文章皆發跡於學校從來人牧以潤色黌宮爲急務念根本也濟邑賢大夫相繼著績迨順治乙未襄平戡大夫民服用力倍多閱兩年竣役舉殿廡堂垣樓坊甬道一一鼎新艾司徒撰碑記表揚美政數年漸歸剝落重新景色是需後令尹後令尹愈賢則關中固原馬大夫颿也家世文獻端凝穎異幼奉太翁名儒廷訓講求經濟他日出宰一方功業文章期長留不泯更効力根本地潤色先聖宮牆及大夫蒞任濟陽卽欲展布夙心值連祲不果茲越三載精明運其愷悌政簡民安乃聚紳衿父老而謀曰整頓學宮爲有司第一義刻刻靡忘此吾展布時矣於是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八

徘徊瞻望內而明倫堂牆垣傾塌利用增修而奎樓甬道雲路凌霄兩坊殘缺利用補葺功力頗繁非獨力可任而秉彝之好垂諸不朽紳衿農商及民庶善類應有同然乃多捐清俸倡始而聞風者踴躍輸貲爭襄盛事上有好者故也仲秋中旬庀材鳩工擇敏練青衿協董其役大夫與解廣文堯都厲尉名樞勞來鼓舞勿亟而來有節無靡迄五旬報竣計費數百金大夫任其過半軒豁焜煌瞻仰作肅遐邇莫不歡頌所整頓不減戢大夫而鼓舞有方更覺人悅而功捷矣由是鍾靈毓秀諸學人彬彬興起所謂功業文章有以經緯世宙仰報朝廷則潤色宮牆之得力大也昔范希文晏同叔皆名儒留神學校大夫懿舉殆輝映媲美焉僉議樹貞珉



記歲月勒各姓名廣文及多士以載筆屬頽質其諫若謂矍鑠翁言可傳信者唯唯且懼迴思壯歲撰修學碑記往往借銜今踰五十陽秋諸大夫遞修嘉政歷歷在胸臆幸逢盛典有事有榮願力憊擗管撮落成梗概雖固陋不文大夫作人崇本之茂猷諸同志効力急公之雅誼皆託一片石相延不朽矣康熙六年冬十二月之吉

重修學宮碑記

李能白 邑令

蓋聞禮重三雍制崇兩序帝王肇興自昔爲然矧今聖明在御親詣闕里釋奠先師御器有賜匾額有題推崇聖道罔弗備至誠曠古盛典也通飭各府州縣增修澤宮俾率土重文教也濟邑學宮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十九

寧可後焉從事乎粵稽學宮建自金之大定甲辰由來舊矣整修不知凡幾矣但前此或兩廡傾圮而正殿之巍峨自若或齋房崩塌而明倫堂之軒敞如故一整刷間而百度是輯迺自國朝順治九年任茲土者劉公諱源濬重修大殿又順治十二年任茲土者戡公諱民服重修明倫堂康熙六年任茲土者馬公諱颿龍公諱可旌又重修明倫堂其餘兩廡等處蓋未修葺繼此以來學宮之內未曾增一瓦庇一椽自櫺星戟門而至兩廡而正殿而明倫堂而文昌祠奎星樓並各齋房啓聖名宦鄉賢等祠或全廢或僅存蓋頽毀未有如是之甚焉者頽毀甚則工繁白蒞任之初卽有志重修而一力難支幸也雨暘寒煖無失其時天時助也多稔多黍

千倉萬箱地利興也邑之紳衿鼓舞樂從人事協也西廡整修則有儒學王諱琦尹諱國禎率生員徐士博任厥工焉聖像及文昌奎星像並奎星樓等項整修則有艾諱元燾諱元僖諱汝霖等任厥工焉櫺星戟門泮池照壁並鄉賢祠門格及小牌樓柵門等項整修則有王諱永年周諱新邦郝諱懋任厥工焉學師住房齋房以及廚房等項整修則有高諱霖朱諱發魁經魁任厥工焉西齋房東西兩旁門整修則有尹諱法張諱怡等任厥工焉均慕道急公爭先恐後至大殿明倫堂東廡文昌啓聖等祠並各零星工程白雖俸薄何敢他委焉其餘縉紳士庶捐助不齊未及詳述謹鐫刻碑陰並誌不朽於康熙二十三年三月初一日興工伊始至二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

十四年八月二十日厥工落成嗚呼向也棟折榱崩每嘆瓦礫之將至今也繡閣丹楹欣瞻聖宇之重新向也匾額委草莽試尋牌位以何存今也門櫺盡藻彩儼然美富之可仰則見夫師贊歎於堂士忻忭於側咸歸功於白然白亦何功之有不過率先捐俸爲諸紳衿倡耳亦仍歸於人事之協地利之興天時之助而已是爲記

重修文廟鼎建學舍碑記

司徒珍

讀聖人書當知所以尊聖人尊之者何崇廟以安其居設學以宣其教是也濟之有廟學自金大定間始厥後宰是土者咸相繼繕葺至今日而頽壞已甚余甫下車覽之愀然不寧謂聖人不得其

安學校不爲急振無怪斯文之墜士氣之靡也顧其時前令漏卮頗繁俸薪尤難充費因僅從事於季試月課之條而繕葺之功未遑賴二廣文暨紳士助余不逮自大成迄東廡皆因其舊而振之又兩歲餘復建西廡且購民房爲明倫堂及學舍使之爲師者講學有地庶幾教化賴之以行若此者無非以尊聖人耳邑內公車乏人七十餘載今李生珽竟領庚子魁薦多士學問文章亦皆較昔日進則又未嘗非尊聖人之明驗也夫斯文扶之則盛士氣鼓之則新余老矣行且解組歸田願後之司民社者補余未竟多士亦爭相琢磨以奮鵬翮則甲第連綿後先彪炳何不可爲齊魯郡之冠哉余日望之矣康熙六十年辛丑仲春吉旦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一

續修廟學碑記

曾廷翰 邑令

濟陽廟學閎整甲他邑唯大成門垂隳旣諭士民勸捐而以王生樾年董其設計畫精詳未匝月告竣復廣泮池砌階地墁牆壁旁及明倫堂之鼓鐘禮器名宦之木主臺座皆秩然完善無遺憾蓋得人若斯之效也廣文劉君孟甲司訓王君板左右其間功固不居王生下共謀伐石以記其事而徵言於余余惶慙謝之固請曰公下車二載餘劬勞於賑差之務者過半昨春修三岔決口冬修城隍兩廡今兩月至五月修養濟廣濟兩院募修商家圯橋五孔而米家橋亦相繼改造展其規命商修關帝廟又葺六房浚里井加繕墩營三所計百日內外廢墜悉舉公殫心職守固未嘗自以

爲功然在前任成侯恪恭祀事勤思補建以啓聖之破落也而更新之以澤宮之孤露也而樹紅牆四十五丈以周繚之葺殿角飛簷門二坊暨業神廟並設明倫堂諸扁額東西欄柵加藻繪將次及戟門旋以遷魚臺去故未之逮而此工實多吾儕亦未克收功咸賴公追存之倘弗爲記是棄後功且忘前功也余喟然曰嗟乎濟邑疊遭災厲歎收蓄人率重出財而竟踵募督理者再雖其中多寡不一要能解囊囊弛家政奔走經紀彌日累月勤勤乎其不已也若成侯與余不過集多士弁簿首一言安坐而觀厥成夫亦何功之有昔人有言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不亦誣乎夫貪天隱矣貪人則顯隱且稱誣矧於顯乎且論功於前後尤有關啓聖祠紅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十二

牆創也大成因也事分難易費別繁簡時區久暫故予無足錄前令與羣力固不可不錄於是循其實而錄於石使後之人覽焉

修建泮池坊壁記

闕名

濟陽縣儒學在縣治南初自完顏金天會丙午載歷元紀入明洪武後益增其制規模閎敞丹漆炫耀屹然爲我濟人文萃聚之區而舊無泮池坊壁池之鑿也始於濟令李公四維壁之樹也始於濟令靳公維賢相去纔十餘禩而徂歲積霖成災池裂壁崩磚石蕩然今皇帝二十一年秋靈門黃公應魁來侯於濟進博士弟子詢厥潰壞之端首捐俸金以爲濟士大夫倡告神啓土揣材鳩工陶瓦於甄實土於筐塞蟻穴斂水竇障汗流而北注於射圃之左

灣以永杜其害復議移池於內樹壁於外有方橋橋有周欄壁高七八尺圍匝三十步覆以陶瓦塗以丹牖東西兩坊對立相望而殿後左右羣齋亦次第落成勒石紀績公尋擢辰州府同驅馬南去公去而泮池坊壁在泮池坊壁興廢後不可知而斯石在然則後之士人淑公之澤戴公之德而知公績與斯石俱不磨也夫萬歷二十六年九月十五日記

文昌閣記

并歌

明劉勅

今上三十載維揚元雲李公祝來令濟陽視政之暇延大司農周公繼來相茲土於學之巽方數十武當建文昌閣乃鏟崖堙卑驅石剪棘削污壤堦高隅以門以墉乃棟乃宇力役不煩於民間經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十三

營卽成以不日因置文昌於上肖而祠之以默祐斯文陰扶道脈登斯閣也岱雲橫翠海水搖波長白掖左清濟西來把酒仰視可以弄白日而摩清霄誠嵬然一大觀也學博諸公走張生治法乞勅筆勒元石以揚美盛余與公辱臭味交挹清風久矣敢采耆老而作歌曰維揚美人何其賢摛詞染翰名藉然逢人自號李清蓮片紙拱壁人多傳獨把銅符濟水邊鋤強剔暴民所天爲起高閣白雲連森森桃李爭春妍從今甲第相翩聯李令文昌萬億年萬歷癸卯撰

移奎星閣記

閔鶚元

余以督學之役道經濟陽清河澄澈襟帶城南蓋漢陽邱故城而

金天會間之所置也其廟學創自大定倚西南隅距學數十武奎閣高矗則有明萬歷中李令祝所修築也夜宿曲隄鎮人煙輻輳有臺焉相傳吾子在齊聞韶處令人千古神往云竊以聖人過化之區武城絃歌距足相匹矧當聖世右文摩仁漸義意必有出類拔萃之英蔚然爲邦家光者不勝殷殷冀之桂海胡君儒吏也補令茲邑課農桑修廢墜尤汲汲以振作人才爲當務殆與余有同志者壬午秋以移建奎閣扶植文脈白余且丐數言紀其事稽天官奎於星紀實司文教故五星聚奎載在列史非同無稽胡君按星纏揆地理順輿情爰闢善地而遷之其亦卓有所見耶邑以去秋澇辦賑災自令以下夙夜奔馳不少休繼理橋道工程刻無寧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二十四

晷入夏河復浸溢濬港穿渠補葺疏瀹密於疇曩而奎閣之成卽在啓處不遑之日其急於文教何如耶夫形家者言余未之省獨計胡君以培植文學之心爲扶持道脈之舉知其勞來匡直鼓舞化導必有倍詳且切於修奎閣者而奎閣其明徵也至儒學李師琇牛宏儒捕廳葉履衡防汛陳忠義及紳士高廷榕王湛王務智王士琪高之璐鄺原衡等庀材鳩工相與有成胥爲文教羽翼並書之以誌不朽乾隆二十有七年季秋月日

曲隄鎮修建大成廟碑記

並銘

元

王士熙

語有之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自堯舜禹湯文武皆制樂所以宣通八音作則萬世者也帝王之德

莫聖於舜是以孔子在齊聞韶不知肉味天之高也地之下也有形則有聲合天地之中擬德比道陶成萬物韶之不作久矣聖人於周室衰微之時所以羨慕之諧和之至於不能自己也齊之陳氏適異國而子孫昌者故韶獨存而歷山在焉豈聖帝寄美於是乎風聲習俗繫乎人心致民於和樂之成化於以丕變殆無似也況於山川之奇秀泉石之靈異聲從而起遠孚古典不知然而胥化之二聖人之漸摩齊民也良由是夫濟陽縣在歷山東北民物豐阜有居仁鄉曰曲隄鎮鎮之左有廢臺一所里人因而登眺遊息在宋金時周廉訪點洎王著作繪學稱表表周氏居第有黃太史遺墨因刻於石金大定間廉訪諸孫始作文廟貞祐之亂蕩無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二十五

存者方今我聖朝同文致治熙熙浩浩儒生張友仁卓然有文與朋友琢磨攻業謀之彭溫宣差哈刺歹教授杜琳鎮之宣聖廟廢圯興歎肇謀修建僉言允之遂於故廟良隅附闕故臺購地廣袤二畝剪其蕪穢中起大成殿四楹像事聖哲以闕禮經講堂齋舍庖廚畢備櫺星門居外朔望有所肄業畢從二丁禮器煥然一新凡費楮幣餘五千緡鄉人知莒州事劉忠率府掾馬克敬醫士成文晃洎友仁伯兄友恕友欽樂助興工泰定四年九月落成我聖朝通祀令典遍於四方品秩不及雖十室之邑皆得作焉廣開學者來者不拒古者鄉飲酒之禮先立先師之位拜相抑揚飲酒以齒肅肅有儀猗歟盛哉里中之民敬必有先相胥告校其進業將

見鹿鳴之詩復聞今日矣延安耆儒傅澄有功義事偕友仁徵文於余敬爲敘述云爲狀記其興建衛與立也來爲介紹濟南醫學提舉尹端也繫之以銘銘曰天作高山靡靡而西濟水孔揚視海以歸韶音不絕萬古熙熙聖人在齊爾魯言訓秩有禮文僭忒必慎刻石章之有規不紊

重修聞韶臺記

曹天憲

濟陽東北將一舍許爲曲堤鎮鎮北有聞韶臺俗傳先師夫子在齊聞韶茲卽其地云臺不知所昉臺下舊爲大成殿廟廡與鬯宮同金廉訪周點著作王繪所創歲久而頽里人張友仁者葺而新之王廉訪士熙書碣識其事迄今復數百年於茲矣廟宇蕪沒惟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十六

殘碣尙存予奉勅來鎮武定濟陽隸分屬按志武定卽齊北境無棣鎮去棣南三舍與歷接壤爲齊舊封明矣漢唐以先師過化之地俱必有建因築臺其間宋之衰微金主分據中國學校廢墜雖濟陽邑庠之廟貞祐間兵燬無存況其餘哉周廉訪輩生長於茲慨然有作非無據也今特不可考耳夫韶之爲樂去夫子之時已千餘年矣陳雖世守弗失然不過氣數音響之末夫子一聞至不知肉味三月則韶之盛何如耶舜之德神於韶是故厥後千百世尙能世其音韻致夫子聞之揄贊厥盛夫子之德神於聞韶是故斯地雖兵戈擾攘學校墜廢之時尙有想見當時之盛築建臺廟其間者然則夫子虞舜殆與天地相悠久耶予往來茲地詢厥狀



因陟臺巔縱目四望和風麗日披襟拂袖鳥翔於木魚泳於川農  
野耕而賈市集宛然想見當時聞韶之盛因捐貲檄邑葺臺臺之  
巔舊有佛像撤去之臺下廟遺址建社塾數楹歲時命鎮民知書  
者主焉俾環鎮弟子習句讀於塾成予志者濟陽尹盧子鎰事竣  
來告成功遂紀其顛末於珉用昭示夫來者嘉靖癸丑孟冬月吉

重修聞韶臺記

明 劉世賞 蜀人

粵自敬仲奔齊故齊有韶樂夫子聞樂於齊故齊有聞韶臺云今  
濟陽縣東北三十里許有臺巍然寧詎非其故址也耶第經以歲  
月摧以風雨基址堂宇頽然不足觀也念吾君登臺吟眺仰而歎  
曰今之時去舜遠矣獨幸有聞韶之地去孔子亦遠矣猶幸有聞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七

韶之迹如此寥落其何以祀無祀無誠無禮竟可使廢耶銳  
意任修之問費公捐其半饒於家者濟之問役董其事畀諸良者  
經之申畫示勸篤謀務成於是靈基四窮楹閣二廊窅窅燿燿奕  
奕堂堂驚目快心較前比雄而增麗矣巍然者臺煥然者制神者  
妥焉祀者止焉祀不廢而誠存誠存而禮舉猗歟備哉既底績謂  
余有事茲土宜有言以諗來者余曰是臺之修也有三懿焉而屋  
而祀以增以飾沿代相承未之改也不稽古乎百世隆禋四顧無  
際內宇肅然外亭是妥不洞制乎天覆地載忘味三月二聖一心  
殊時不相沿乎三懿既備萬世不朽則二聖無聲之樂將與天地  
同始終矣修是臺也其功豈小補也哉公姓高諱時號念吾起家

戊辰進士篤信聖道廸將後人是大有功於名教也昔魯人作闕宮而史頌其事顧余非其人焉敬因念吾之請而紀之萬歷三年冬立石

聞韶臺記

明高時邑人

不腆濟陽隸於齊北境一彈丸地耳邑北三十里有居仁鄉曲堤鎮鎮左有聞韶臺世傳先師孔子聞韶茲卽其地云夫韶奚以傳於齊按武王克殷迺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帝舜祀厥後陳公子完自陳奔齊其子孫德協於卜而能世其音響故韶獨存則夫子所繇聞也而臺第不知所昉漢唐逖矣莫考至宋以還則有周廉訪泊其諸孫始創文廟之規於金至正間儒生張友仁益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一二十八

飭頽圮之舊而式廓之遂於故廟良隅肇啓大成殿像事聖哲諸講堂齋舍稱是於赫一時大觀矣蓋惟炎漢以來莫不知尊崇孔子雖時代遞遷干戈侵尋之後而是邦文儒蔚起競以興起斯文爲要務今遺址遐踪數數見諸故府之簡豈以先聖過化之地而渺無葺紀其懿蹟者耶則是臺之作非附會之說亦非爲是壇見河伯髣髴測度於萬一不可不事事是必有所傳而信其說於虞廷得之以洽神人舞鳥獸協上下一聞韶耳恍若神游韶石之上舜峰之下而耳聆夫天覆地載之遺聲然則舜之德非神於韶夫子之德非神於聞韶而胡以曠千載而冥符也固宜後之人穆然深思築臺築廟而亦欲以其心之神直通於舜孔之神歟明興

垂二百餘年率沿斯軌蓬蒿荆榛鬱爲蕪沒此臺幾邱墟矣先時武德兵備使者浮梁曹公陟臺搯擊嘖嘖起歎迺撤舊葺而更新之載建塾社數楹俾郡弟子絃誦於其中顧歲久而廟社復頽祇以恣往來者之蒿目也屬者兵憲漢陽尹公自河北移鎮武定愆厥猷念夫旣敦長吏以提衡飭軍容於久窳巨細畢舉廢滯俱興大都其作用一準諸中庸不爲表表見長又不一任寬仁故所揮霍率無留闕而且沾沾文學風勸多方今所若郡邑份份乎政教翔洽萬流仰鏡矣用是游神疆域之中按跡方策之上攬古鑑今而獨慨然於斯臺之就廢也若曰今日之事我爲政有如一隅不舉則闡闕抉佚之謂何而况先聖過化之區深嗜篤好最大之事

而令其頹覆若斯從此泯泯絕蹟乎遂毅然移檄所司募匠庀徒分董其役榱桷椳闔之腐撓者易以堅壯丹碧黝堊之漫漶者加以煥飾臺廟垣墉靡不一新過者色然改觀焉夫我公之意豈直新美其輪奐真有默契聞韶之盛而以嘉與更始之典防民之淫佚而導之正也昔人之言曰韶則亡矣而有未亡者存蓋嘗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於天地之間者天籟也天籟者和也生於人心者也凡我庠校佩衿之士登斯臺也盍亦思夫風雨旻幪之功繼今昕夕黽懋相與含生氣之和道五常之用使之陽而不散陰而不密剛氣不躁柔氣不懼則不負我公轉移風化之意不然烏取所謂煥若神明一新舊規者耶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樂公

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夫樂而不繼以淫此齊之得統於韶也儻土也而如敬仲之弗納於淫此夫善學孔氏者也而於臺有光矣是役也董其事者邑侯蔡君新侯黃君至方竣其事典史姜祿咸有鳩工之任故得並書萬歷甲午夏五月吉旦

石門仲夫子廟碑記

何明禮 蜀人

春秋魯隱三年齊鄭盟於石門杜元凱注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按地理釋則今濟南府長清縣西南也昔者先師嘗至齊問政聞韶載在魯論仲氏從遊所宿當卽其地而或疑於楚之石門縣或疑於秦之石門山或以後擊磬於衛而疑於中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三十

州余以禮部三黜淹齊魯屢過任邱思賢里石門橋祠見其坊表儼然又將深信不疑者茲纂濟乘始知治北距聞韶臺四里許亦曰石門肇祠仲夫子者爲鄉民劉繼業與明經王櫬年國學高家材弟子員王運新等糾衆建置廟貌崇闕而諸生郭建都王迺晡且問余一言爲徵余以質諸杜注濟水之門固非牛馬其風姑置勿辨第諸君因石門而景仲氏因仲氏而爲之祠好賢之誠視當年動遭譏訕何似則卽與韶臺並峙不朽亦無不可顧余因之有感矣當師弟轍環倉皇歧路之際夫且席不暇暖安知一夕千古有競祠之以爲榮者余記之又以歎士之遇不遇蓋不必斤斤求之目前也乾隆甲申春杪

善士郭英助文廟禮器記

元 囊加歹 邑人

至正己酉善士郭英以楮帛六千緡因故人路基提舉勾吳託鑄銅器百二十五續置竹豆四十有一形制古若不遠百舍而來悉上送官藏諸廟學以備釋奠之需可謂允迪報本者也英字傑惠迪信古素履思誠其行實之詳則見於進士王健所撰墓表其先陽邱人宗族素居濟陽治六葉祖有仕至朝散者猶子思義朝列大夫知泰安州致仕侄孫遵奉政大夫深州知府政震燕南

邑令李捐修學倉積穀贍士碑記

明 張文謹 邑人

有虞氏之治天下也命稷先於命契孔子策衛富而後教蓋古者士出於農民得其養卽士得其養也後世士半乏恆產子衿輩向

道情深謀生計拙雪窗螢火淒楚難言卽有豪傑自負動曰無待而興其能於饑寒困苦中拔泥土而際風雲殆亦難矣天中李公宰吾邑造土程能惟日不足而恤窮周急尤惓惓莫解於懷其賑貸也重輕有等緩急有差衆心喁喁直以慈父戴之公復慨然曰揚眉吐氣士雖有瘳此旦夕計也其何以相待於無窮乃倡捐清俸若干緡業倉儲穀以給困者稽其數已幾二百石矣爰令吏役董其事以學博核其凡領以春夏償以秋收無恡施亦無濫與出入以時恩波四溢規畫既定公唯獨行其意雅不欲邀人知也及諸上憲聞之始申報皆嘉予推服令立石以垂久遠而公仍不自以爲德也茲以晉秋官且行濟人難公之去扳轅絕鞞擁溢街衢

而多士之情較之父老倍切謬以不文之詞勒庠序間片石嶙峋  
殆與峴山之碑同墮淚於無極也天啓甲子夏六月

舊碑無李侯名以天啓四

年職官考之蓋李侯名作乂也

### 瞻學田記

元 李 謙

聖上踐阼之初以十四事詔天下其九曰學校之設所以作成人材無學田處量撥荒閒地土贍給生徒所司常與存恤七月復申諭中外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有國家者所當崇奉曲阜林廟大都上都諸路府州縣邑應設廟學書院其瞻學地土德至渥也濟陽濟南之屬邑爲縣幾百八十年邑學近歲賢令尹皆營繕一新具鄉先生翰林學士楊文郁所著瞻學記獨境內無遺田所以資

### 濟陽縣志

####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三十二

瞻者未有以應詔教官之至率不能安席學者亦裴回引去大德七年教諭章邱廉鐸至適城南清濟之汭水落而灘出廣袤二百五十餘步當市集誼囂之地以之列肆可以致人而聚貨誠請於官月取僦直以資學則祭祀教養之費宜若可給且民不得私有收其利入學爲宜乃上之本路總管府及廉訪分司皆允所請符下縣趣如令俾爲瞻學永業仍附入學籍干冒者有禁縣請記其事於石予惟自古人才之成未始不自教養中來故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謂育莪者山阿之潤澤育材者人君之德化漢史亦曰土之美者善養水君之仁者善養土方制詔勉學首及學田無者以閒田給之國家嘉與士類期於作

成所在郡邑顧豈無倉廩府庫之實以給數十人之日用哉意者  
錢粟之廩可暫而不可常以土田賜之永修可以無弊矣濟陽雖  
蕞爾邑而地故齊境前代人材輩出非以其教有本原學有根柢  
故耶今守土之吏寅奉詔條作新邑而又疏闢墟田以補助教養  
之需自今爲士者沐浴膏澤不至有口腹饑渴之害爲心害朝夕  
得壹意於學將有博學洽聞蔚爲時望者出焉苟備員諸生竊虛  
譽以貽鄉人羞是豈賢長貳所以惠淑之意尙熟計焉勿忽大德  
八月月日

新建關廟碑記

明 江騰蛟

故蜀漢前將軍漢壽亭壯繆侯累封忠惠英濟義勇武安王生爲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三

賢將歿爲明神垂今千五百餘年而英靈益著恤大災捍大患恩  
威交鬯洽於華夷尸祝而俎豆之者徧都邑闐闐不啻與學宮浮  
屠埒而濟陽邑城獨無祠其於民情祀典蓋闕如也萬歷戊申  
夏六月王之鄉人侯加乘來爲令三日覲於羣神詢知廟貌闕失  
狀慨然曰茲土獨非民豈不亦賴我王以有寧宇奈何不謀一巍  
然之宮爲春秋封醜地乎且吾固不敢以鄉人故而私我王間者  
過東門之外吾見廢郵焉宏敞空曠是可廟也又青鳥家言左方  
青龍宜聳不宜庳庳而無填文明所由闕吾於是築王之宮一用  
昭神貺二用振地靈是亦邑令長所圖也其無不可乎謀於寮佐  
謀於衿紳謀於耆碩衆庶咸稱曰善侯乃捐俸錢若干緡以倡而

闔邑之父老子弟願輸財力者麇至遂以事屬前鴻臚序班郭君夢疇經營之郭君竭誠殫思鳩工飭具復傾私帑以佐不給前有門門有題額入復爲門廣倍之以其左右兩楹庇王騶從內爲廣除爽塏洞朗可羅數百人中堂巍然穹窿靚深王與二子及裨將之像在焉王冕九旒而搢桓圭用封典也神色燁燁如生具見超逸絕倫之概令人可敬可仰堂後副以方丈室五楹爲歲時虔事致齋之所且以憇過客遊者以不盡忘郵傳之舊前後各有翼室四周繚以堅垣凡費中金四百有奇而出郭君私帑者居五之一而羸肇工於戊申冬十月洎明年夏六月而告竣事轟棟上承飛甍下俯碧宇嶙峋丹櫺焜焜邑若益而巖地若增而勝蓋廟成而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四

鄉書得雋者二人前此四十餘年所未有也茲廟與有靈焉不第崇祀庇民足補曠廢而已繼今以往凡茲土之人興於朝者爲精忠不二心之臣修於家者爲貞白不變塞之士處於野者爲孝弟不犯上之民彊有作弱有立頑有以醒危有以安無日不傲王之靈卽無日不受公之賜將此廟與立廟者俱永永無射於民也哉若乃王之孤忠亮節雄武神威夫人而能頌之夫人而能感之茲無敢拾瀋履遺以輕點英明至如侯公撫綏勞來爲功於國郭君忠順恕施爲德於鄉又當別勒貞珉此不備論者也敬爲誌其創建之歲月如此云萬歷三十七年秋九月記

文廟塑像鑄祭品並置學田碑記

喬允修



大哉洋洋乎吾夫子之道也哉總聖明兼作述爲萬世斯文宗主  
蓋天地其同運日月其並昭矣自過魯以祀歷代尊崇之典有加  
無已明興以文治治天下詔郡國皆爲孔子宮洎及門與後世諸  
賢爵而像之以時釋奠入其宮牆儀容之睟穆俎豆之輝煌猗歟  
盛哉大都緣尸祝焉示儀型爲作人地意良殷耳肅皇帝定號易  
主千古一新而碑邑學宮猶往往主像並存毋亦以豪傑而下有  
待而興心之所注緣目之所觸而倍親耶濟陽廟學創於金大定  
十四年儀修儀飭則當事者遞爲政獨聖賢像稍欠軒偉未稱仰  
瞻相延有日矣邑人郭君夢疇雅重斯文出於天性丙辰春鼎而  
新之自先師及四配十哲皆肖其像升堂入室嚴然親炙焉舊有

銅器並竹器若干蓋元至正間善士郭英所置久歸烏有鴻臚復  
鑄銅豆一百爵二十有五永爲馨香生色計所費共五千餘緡更  
慮攻苦之士艱於膏油捐曲堤鎮腴田百畝歲於常賦外出十金  
佐之而貧修實受其益又豈疇昔之學宮區區名存也與哉鴻臚  
懿行良多指未易數茲三事重道崇儒以仰副熙朝作人之至意  
尤二百餘年所未有也余與同寅及諸生心竊儀之謀確石誌不  
朽而邑紳亦皆踴躍以應得非雅重斯文之一念萬心同然耶嗟  
乎浮生易盡令譽無窮如舊碑所載諸善士寧有赫聲炎勢薰灼  
當世而懿德之好一日千古其視黃籛紫榜身歿而名湮者賢不  
肖何如然則濟邑之儒不朽而此一片石自足不朽鴻臚矣萬歷

四十五年歲次丁未季冬吉

鴻臚繼臺郭公厚德感人碑記

邢其諫

繼臺郭鴻臚公以天啓辛酉年卒茲閱有十七年矣舉濟水一帶百餘里無論老稚咸疏識與不識莫不感慕公之德誼而興思無已也曰風習儂薄瀾灑日以下求慷慨樂施如鴻臚者可復得耶大理王君文學黃高諸君輩相謂令德之靡誼則直道之未泯也頌諸口孰若鐫諸石巖中及橋畔業碑公矣是以撮其生平行略揭通衢以勒不朽而以載筆屬余夫諫也辱公忘年垂愛而習其高雅逾二十陽秋卽無文何敢遜焉公吾濟文獻家 少參公時敘之孫知事公田之子也性質仁厚兼以明敏總角卽練事以揮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六

霍稱舉業垂成而負笈遊太學弱冠授鴻臚典容曉暢邁人一時諸巨公皆雅重之考滿沐天寵請貤封所生時隆慶初年也兩尊人方強健思俸綸以中其懽輒請終養旣歸備竭奉事操家槩以逸高堂所擁中人產勤渠有節隨朝夕贏餘悉充周贍酬酢之需族姓里戚往往待以舉火凡涉瓜葛者凡婚喪困迫相告無不被其慇懃卽屢瀆而意無勑或至相負而色無嗔也坦衷樸悃解脫一切套習飲不能一蕉葉而遇客輒權自邑侯學博及素相交狎者座上客常滿相與留連不忍去而遠賓遊士每以公之圃舍爲居停雖童稚藍縷必莊重相接藹藹醇情類若此遇不平厲聲相質人以意氣高之性喜營繕平日義舉最多就余輩所覩記其修

飭於家以光耀先世者不概論在學宮則塑聖像鑄祭器修雲路牌坊導蓄水渠城市曲鎮各設義學郭之西聞韶臺之前各置學田累修達濟橋則往來無病涉創修諸廟宇庶瞻仰展明裡且歲出百畝租佐修士之膏油捐百石粟果饑人之枵腹可爲孳孳爲善今日古人矣嗟乎一膜易封半縉難割冀再見夫慕義好施不作守虜態者幾人哉余生也晚不及窺公五旬以前善狀卽所耳而目者難以悉舉纔舉其大凡已稱霞外高蹤矣夫以貴介閱華臚皤皤七十八齡德與福咸臻其盛其存也人愛之感之其卒也皆哀之思之乃時漸久而思慕更靡誼也羣情傾注又誰能強之禦之於是謀勒其行略昭揭以片石往來寓目得以想見其爲人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七

昔蔡中郎誌郭有道云先民旣沒德音猶存俾芳烈奮乎百世令聞顯於無窮今日庶幾近之矣而秉懿之好闡揚之公其尙未泯於吾邑也哉公名夢疇字禹錫繼臺其號子男六仲蚤世伯鞏任兵馬司副指揮季肇太學生后公相繼卒嗣鞠邑庠生又次軫任知縣輻任衛經歷孫男揮儀任員外郎次廷相希儀自新廷臣若而人崇禎十年歲次丁丑仲春吉

城隍銅像記

黃流邑人

絳作城以盛民而城池之制後世因之壘石築土莫非人爲而天下之人神而事之者何居夫天地間無非物物無非鬼神炊爨有竈出入有門亦人爲也聖人列於五祀而不廢以爲有神焉以尸

之况乎生靈散聚之所而爲之保障圍護焉者所恃城以爲之固也。比之竈與門爲孰大而謂無神宅鬼守於其間可乎。我朝定鼎之初，首詔天下以敬恭神明之禮，而天下郡縣城隍之神載在祀典，與境內山川社稷並重。嗚呼盛哉！濟陽城隍廟建在城內坤地，像設森嚴如世之所謂官府之制，旁列冥職，各以奇形異狀之鬼侍之，剜剝割陰刑備列入之者，毛寒骨悚，真若遊酆都而閱蒿里。然者，邑人盟心誓願，往往致禱於神，而神亦爲之果報者屢矣。莘人劉起以客遊寓，此人因財利以誤其隱者，起昕夕拜懇於神，冀伸其屈，未幾其人果暴死，有未死者亦不免於奇禍。吁！神之有感亦速矣。起念無以答靈貺，而彰元應也，因捐貨傾囊，市銅以

鑄神像，顧力有不贍，復請於衆以共成之。鄉人張俸等謀於城中，之尚義者曰：起異境人也，且能知所以報神如此，吾儕皆土產，蒙神之庇久矣，反不能盡心於此乎？衆曰：諾。於是施貲捨利，遠近皆至，不越月而銅聚錢積者甚衆。及形範已成，鎔化之日，男女聚觀者以萬計，金銀簪珥之屬悉投於內，像既成，以黃金飾之，登於廟中之正位，神光奪目，凜然生氣，邑人爲之改觀。是舉也，銅以斤計者一千六百有奇，銀以兩計者二十有五，娛神之費，工匠之需，不與焉。旣而俸等以記文請夫吳道子畫地獄觀者，咸懼罪修福屠沽魚肉，不集於市，彼畫圖耳，而人猶敬畏之。若此，矧城隍爲祀典所載之神，威靈赫奕，有非嘯於梁燐於野者之比，而又爲此銅態

金骨勢欲活動觀者有不驚心而駭目者幾希吾知後之人謁此像讀此碑知神之報應如此則善念自作惡意不萌矣而一邑香火之地使吾不腆之文得掛其上以托於不朽固亦大快也故謹齋沐而爲之記明宏治十四年七月

城隍廟置田奉神碑記

明 尹 亨 邑人

城隍神宇之建肇自我皇明聖祖有天下之初岳瀆百神皆錫封號其前代不經之稱一切革去創制立法秩祀正明羣神受職各效靈應所以主典神天福寧億兆也綸音渙汗羣祀欽承惟城隍之神特隆以顯佑伯之封與風雲雷雨境內山川諸神均列祀典神主尤宜城隍爲尊所以保障四境綏佑邑民也濟陽襟清濟而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二十九

帶徒駭密邇會城寄北門之鎖鑰接壤無棣通歷下之咽喉舟楫之所輳泊輪蹄之所往來萬室托居百雉環峙古諸侯之幅幘也城隍廟在太和門之南隅廟貌肅然不言而民化神采如生不怒而民威福善禍淫其應如響士民之承視尙矣舊俗民間結社遇春正元宵卽修醮燃燈近又增置廟田所以祈福保安贍廟奉神也夫龍涎寶篆簾櫳銀燭炬光耀豈徒踵鄉社之故事炫佳節之美觀哉良由無始以來受形之後心猿跳躑造孽深於曠海意馬奔馳負罪重於巍山天堂有路而闡提弗登地獄無門而愚夫日墮是以上帝宏好生之心元始開懺悔之路靈寶垂訓建黃籙之科儀雲笈布文設燃燈之法會沉淪六道者聞妙法而生天飄

泊四生者望蓮燈而脫厄斯實迷海之津梁冥途之日月修道者  
所宜崇奉也奈何蠢爾衆生冥然妄作如蠶造繭徒自縈纏似蛾  
撲燈甘心焦爛遷善改過者幾何人哉社首蕭遷王之輔等夙種  
靈根特稟三才之秀同修善業欽崇正一之規約霞裾星冠之羽  
流誦瓊篆赤文之元典經聲朗朗上徹碧落之天門燈焰煌煌下  
昭幽冥之地府昭昭玉帝鑒此微誠赫赫靈神降之景福幽魄滯  
魂仗良緣而超度妖星厲鬼憑寶懺以消除更期五風十雨應律  
順時玉衡正而太階平金甌完而邦本固敬勒螭碣用表蟻悃萬  
歷十八年庚寅正月立

重修北極廟記

明江南邑人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

濟之西去城一舍許務名小郎古邾城之西南雄鎮也鎮北舊有  
北極鎮武廟距百步許緣無碑誌其從來無可考香火之奉雖歷  
時不絕而傾圮之患亦與日俱積戰君者一鄉之善士也瞻禮之  
敬久而愈誠而增新之念勃然有感僉議攸同鬱成盛舉卜地南  
遷兆從其吉中爲楹三間居元帝於正位左右列羣帥巍然煥然  
真所謂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者廟後立室廬數間命道士二人居  
之廟東治地十畝俾供香火而遠邇之民朝夕獻款戰君謀諸石  
公徵余文以識之南按極者至極之地標準之中立而四方之所  
取正焉者也故易有太極書稱皇極人君繼天以立極五事修焉  
於是乎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維時厥庶民會其有極歸其有

極於是故天以清地以寧庶草蕃廡百穀用成麒麟郊遊鳳凰時至雍熙太和咸用足臻否則極備極無凶于而身害于而國故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是知善惡者人之修也賞罰者神之柄也福極者君之權也人而修其善則神降之祥君錫之福否則罰焉極焉理自然也書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聖人神之神也神固無心於人而實有心於善惡也矧水旱札瘥所關甚大豈無故而然耶語曰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又云禍福無門惟人所招是則君也神也其道同其法同其建極一也爲吾民者勿蹈於極勿罹於咎相與保極焉是戰君之意也戰君名兢石公名岳前判秦州事諸有助成於廟者咸載之碑陰嘉靖庚申夏撰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一

聞韶鎮改創土地祠記

明 王良相 邑人

粵稽古天開後地隨闢焉其卦曰坤其德曰母蓋元紫所生萬物之祖也其神爲祇亦爲媪大而名黃地祇小而名神州亦名后土其非體物不遺洋洋赫赫者歟像而祀之無乃傲福木居士者之所爲也雖然先王不以極已建矣德已正矣而廢神道之教倘亦俾民觸目警心去逆惠迪乎濟城北舍餘有鎮曰聞韶吾夫子當年過化處也其土人懋於禮義其細民勤於稼穡春秋伏臘多遵古風事稍涉非道輒動相戒真若神明鑒觀不爽也斯非夫子事人事神遺意歟鎮舊有土地神祠在塔之前爲土人香火之所歲久頽圯街民劉君可潤魏君守政駱君修山謀爲更新之舉懼力

縮未敢驟焉從事會有張中丞之猶子應秋闈過此見其敗弊狀  
慨然捐十金爲先事勸而鎮人亦各慙懃樂成於是移詣南門之  
坤隅趨爽塏也而殿宇神像肅然再新題以坊額使人瞻神之所  
在而必敬必恪也圍以崇墉使人知神之難干而勿疏勿怠也祠  
成劉君可潤等倩余記其顛末余曰方今教化凌夷風俗瀾倒裂  
檢踰閑者罔顧神明其或溺於淫祀寶刹高幃金碧輝映自謂福  
田在是矣豈知皇天后土彰瘡分明不以彼之所爲而貸之耶吾  
夫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則此祠之建爲萬物昭報德之思  
正所爲義也敬也若曰乞靈冥漠爲煩爲瀆亦猶夫媚神傲福之  
常態殆非遵古道者之所爲矣是役也自春而冬厥功始竣約費  
白金百兩大抵中丞與乃子乃姪之功居多云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二

重修武安王廟記

明 黃 流

將軍先主之故人也恩若兄弟周迴兵甲向不避艱險一時謀臣  
智士自呂蒙陸遜而下咸憚其勇無敢輕舉易動以犯其鋒者後  
墮蒙計爲所敗嗚呼豈天不欲延赤帝子之祀耶抑將軍之自取  
耶不知古今豪傑建功立業固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君子於此  
直謂天不祚漢可也豈可以成敗論將軍乎今將軍死矣天下後  
世想望風采至肖其像而神事之堂廟之設遍天下雖荒涼寂寞  
之鄉亦必有祠以祀將軍晨昏香火伏臘祭賽斯民奔走敬恭之  
恐後將軍何以得此於天下後世哉觀其辭操之書曰日在天之



上以照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忠義也將軍之忠如在天之日足以照臨萬方矣天下後世之人所以祠而祀之神而敬之有以哉濟城南隅舊有將軍廟建於元至正間規制甚古中塑將軍像赤面長鬚赭袍金鎧生氣凜然傍列二甲士執刃負盔侍左右濟人以香火敬事者有年宏治間天雨浸灌廟既傾壓鄉耆楊惠等偕邑義士首飭神像其費不令而集遂卽故址爲臺砌以磚石建舊廟其上外周以垣防褻近也中建一門便啓閉也鐘鼓有樓警晨昏也爐鼎有設焚香楮也復懸風鈴於簷角施粉飾於牆壁高明軒豁比舊有加真棲神之所也工旣成來請予記予方憂居情懷戚戚何暇於文雖然將軍以忠義著當時而垂後世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三

諸鄉耆重將軍之忠義而爲之修廢舉墮以新廟貌視重財輕義慢神非古者不同謹爲之記復作迎神送神二辭俾主人歌以祀將軍其辭曰神之來兮何方風車雲馬兮于帝之旁長鬚垂面兮金甲鏘鏘鼓吹喧闐兮設饌羅漿以佑吾民兮以壽吾皇神之去兮何所鞭霆駕霧兮羣靈之府聲不可聞兮形不可覩請於上帝兮福茲下土何以遺民兮和風甘雨明宏治十三年庚申季秋

墮石橋記

明 杜 燠 邑人

墮石舊有橋三十五年大水蕩然無存夫是橋爲燕齊通衢濟青登萊冠蓋之客約車往來者日無停晷章邱長山一帶郡邑麥米之輸於德州倉者率徑此橋橋崩而道壅客有望洋之歎民苦轉

運之艱於斯時而動蒼龍元鶴之思不啻大旱之望雨邑令侯公敷政之暇捐俸若干緡庀材鳩役踰月而橋工成長虹蜿蜒輪蹄幅輳縉紳之經歷者坦若故道而不知誰之功也輓輸者脫於旋濘之苦而不知誰之功也前之望修者何殷而後之享其利者若忘益信王道皞皞不足以博驩虞之效若此藉令以乘輿濟人雖日亦不足西向禮佛者衆矣杜生之記曰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於侯令之政亦然

重修杜家水口橋記

戴夢桂

直邑治北之三終所其彎隈環界道而無端者臚言曰土河河下而廣卽田爲漵所以吞吐名潦沃焦一方其道控崇期之巨達總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四

四封之微微陰指歷下而陽走天京簷笠蹠輪衝衝競亂其水盈縮無恆春涸則塗以埴秋澤則洶以衍冬沍則浹以滑刺船恐膠於涸而方桴實稽於行日嘗以傳遽設杠然櫛木蔭土廣不運軌長不瀾潏秋潦兼芥東去則漸車厲徒人極於棘杜君獻造觀顧周君祥以戚曰嗟翁其與而橋此矣發所儲以基命鳩餘費以合卒程材奄林穴山輦骨引日以滋積也乃屠洪荒以布基薄黃壚而壯趾長如尋之三必於盡塗寬及墨者再期無錯轂旬越若干浹而工訖空明澈而涵青萑窳環而映黛徒無沅胥車無濡軌薄薄僂僂無留行者四十三年是爲正德戊寅陰沴結夏首越辰角而不止洪流淼茫濛射以武受不及灑積而上羨衝風濺濤曹

立山扑橋當其衝橫堰以梗洄渦激轉齧入汨出襄其背者覆其  
高齧其趾者圮其固出者入者頽者欹者漩爲坎者坼爲塹者行  
者之不能也咫擔弛轡弭惋嗟翳路而桴者橈者乘水乘塗漁征  
人以自利君復造觀顧弟經與周君以戚曰嗟翁其與而橋此矣  
華表翁仲碓磈碌礧礧石具之凡廢者皆旁構而錯蓄之費與  
毀謀傭因時暇咸勤以躬芻葦乃革出者夷之入者復之頽者約  
之欹者繩之陘之實其坎屬之以絡其塹錮之以灰堊滲之以客  
土而隱之以椎制之廣狹修短也仍之而崇之固之精之也倍之  
石不礪久以朴也檻不張昉則哽也隆其背模狀於騰虹朽其復  
規圓於暈月始於壬午二月四月終方其未橋也行者病其未橋

也逮其旣橋也行者忘其旣橋也至於橋而廢廢而復也而後其  
往者其來者未至而戚其無已至而愕其有躋焉而利其便過之  
而詫其能義其建仁其心以諦其人而意其後於戲昔也毀余嘗  
道是而難其復今也復則余下第春官復道是騎騰而上巍然若  
魁陵剖範突露神冶橫流而淬之因歎也曰天下之水何限當橋  
者何限富於其次者亦何限然彼方且營營方且織織方且遣人  
而恇恇以自封之不暇而是人也方且仁且義且數構不懈而益  
虔豈不適其適而適人之適者歟微人言方且識之况杜君之子  
詔亦下第而謂余曰戴子子嘗道是而文盍爲我記之乎者耶

是橋校之西者廣延皆綳然西以通東西之蹠趾此以遞南北之往來其任均焉河嚙旁土久四面皆成隩隈人不能杯蘆渡西者圮或暫而假塗於此此圮亦暫而假塗於西然宛折滯淫廢務曠時其棘已甚故其綳於西也以塗適當其陋其緊均焉從來小有葺苴皆土人因時肩之以非大振飭不書石乙亥夏秋間崇於霖灑之不時劃然中斷土著與過旅幾同長江所限臨河爲之歎孔爲鳴犢此以剝腹居民冷尙文耆而好義與杜光顯叶謀議復其故老闍黎某佐之叩誠於附近諸村落饒者拓貲窶者貸力石不輦山位置其替者土不輦遠登躋其堦者因傭於時暇播和於兢勸丙子發陳謝序而工訖過者洋洋履砥道而省稽紆則舉手加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六

額曰誰實爲此濟物者天必濟之輿頰所誦故彼蒼所隲矣夫三人者大雄能仁氏之徒希心津梁是其本業光顯怵於其鎮之所繇名猶曰恐蹈遏佚爲高曾羞彼京兆氏者耄矣顛毛種種偷息視蔭寧不媮快而拮据茶租急於効濱河之一捧遂以一勞底衆逸假修混沌氏之術者耶大抵是橋基攢石而背覆壚爲渝甚易歷歲時當復煩任事者渠渠若常踵三人之義而心其心永劫可無虞也書石以鼓後之人諸捐助者鱗次碑陰

重修堞石西北二橋碑記

王守震

濟南郡守

徒駭之水經濟陽縣治西北三十五里而近舊跨二橋於上曰墮石西橋曰北橋後易其名曰堞石鼎建之蹟紀者舊碑迄今起仆

相尋中更凡幾乾隆辛巳壬午間河水溢出橋復就圯茂宰胡君倡捐增修訖工於癸未夏五謁余請記余視其津襟帶燕齊控引青登萊三郡車徒郵遞往來如織而郡東諸邑之輸漕水次者且於是求濟焉夫蝮穴之潰及於江河小阨之頽礙乎山嶽况徒駭經流之地洶湧澎湃不以疏之者障之厥害尤甚則二橋之修其至艱且鉅功首繫誰耶晉武帝時河南尹杜預請橋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成帝舉酒屬之曰非君不立當胡君議修之始余雖往來諦視數爲擘畫而臆計工費之夥時日之需輒不敢預期有濟無何而雙虹偃臥一水安流上以體聖天子恤民之衷下以拯羣商旅徒涉之苦余兩載以來時廛之懷亦藉以釋胡君之力偉哉西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七

橋舊十五空今又增以五高丈有二尺廣丈有九尺袤十有四丈今增其高之丈一倍廣不及一倍者尺袤倍其丈之畸又六尺北橋舊高丈有四尺廣丈有六尺袤十有六丈今之高增三尺廣增四尺舊十空今仍之而增其長各二尺以暢水勢計工數萬約費千金以創爲因以繼爲始不墮前修之業永免踵事之勞余故專美胡君謂成二梁而諸政之平視此矣乃君且謂今茲之役稟承於太守借力於氓庶胥橐於衿紱而董事於邑貢生陳來精衛千總杜凱等於宰乎何有余曰此髯蘇喜雨亭系歌之說耳然羣策羣力亦不可沒也遂并書之乾隆二十八年歲次癸未仲冬穀旦

堞石橋記

胡德琳

邑之水徒駭爲巨邑輿梁堦石西北二橋爲巨舊乘失紀徒駭踈也其橋則明戴觀察及王無瑕輩嘗記之垂百數十年前令邱公倡捐紹修訖成而公去辛巳壬午間水溢尋圯余方躊躇相度謀所固於久者會郡憲王公巡省河道見岸低堤狹殷然以繼廣增高諭原委利害蓋片言決焉謹遵明訓督士民業業罔敢懈閱數月工次第竣白其事郡憲嘉勞我士民錫文貞不朽旣核且詳余方悚愧弗遑而士衆等復丐予一言固請不已余惟至變者水不變者地以不變制至變五行相勝之理固然郡憲所謂挾其要也抑爲治有目前之計有數世之計有無窮之計葺傾頽弭罅漏補救一時目前之計也堅岸堤鞏洞柱屹然不可動搖數世之計也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八

基奠於大勢晰於久動以靜鎮險以易平陵谷滄桑一成不毀則以無窮之心貫無窮之運此郡憲恤民至意可舉一以概百而余率士民遵行於今日卽千秋萬禩猶將沐其澤於無疆者乎爰不惜贅言以告於後乾隆歲次甲申清和月

重修堦石橋記

高之璿

邑人

濟治西北三十里土河繞焉有橋曰堦石當燕齊之衝賓旅所輻輳本邑及章長諸縣漕之輸於德州者胥經之通志所載杜家水口是也河闊百餘步疊石作橋者二券各五餘以土壩續經始弗知何代故明萬歷三十五年邑侯侯公重修邑人杜煇作誌舊碑可考也康熙五十一年鎮人重修乾隆甲戌橋復圯每風雨靈漲

渺瀾炭漫客途之憔悴轉輸之艱難駭暴灑而驚飛薄者蓋不知  
幾下窮途淚矣鎮人目其艱復議重修浼貢生陳來精監生杜曰  
詩杜能禮三人爲首於是權材鳩工度基計傭約日從事而橋成  
屹如舊制河東有支河水自齊河三岔口來者至是合於河舊爲  
土壩通路而水溢輒沒復創石橋七空以資利涉凡靡以月計者  
二金以百計者五經營焦勞惟三君董其成而資費浩繁多借衆  
力雖捐銀捐錢捐木捐石捐磚灰者捐人夫者厚薄多寡參差不  
齊其好義之心固皆不謀而合也自是以往士利於遊農利於耕  
工利於器商利於貨濟川可以無舟溱洧可以無輿可以免厲揭  
之勞可以廢千金之瓠謂非一時盛舉與爰撮其始末用記歲月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四十九

庶不終淹云爾乾隆十九年仲春月日

新開萬工河碑記

李瑛邑人

昔先王疆理天下也區爲畎澮畫爲溝洫所以時蓄洩備旱澇使  
之無害我田穉者也三代以來制不盡同大要本此意爲經畫而  
因地制宜民享無窮之福猗歟休哉厥功懋矣自後世濬導之功  
不詳水道於是乎多塞高原阜野灌溉無資至窪下之地類成渚  
澤有妨禾稼當春夏之交霪雨偶至逮水溢塍渠幾無際涯維茲  
居民殆無寧宇若吾濟邑興同等官莊其最著者也邑侯郎公下  
車之初卽軫念斯地屢遭水患爲之設法利導捐俸錢六十萬僱  
民夫而董成之分爲東西二渠東則因舊河而更疏濬其西則邑

侯新創焉廣七尺深三尺相距十三里上至流水溝下至徒駭河厥功數萬其間經費凡幾倍焉而我邑侯皆以身倡之不傷財不害民其濬導惠保之功爲何如者昔有其魚之慮今成樂土之鄉是實我侯之賜也夫我侯良法美政深仁厚澤固不可勝紀今循堤溯流其惠愛我黎民而使之無害田穉者不啻與流而俱長矣正不僅爲遵行疆理之遺意已也但恐久而泯沒無以傳示來茲何以著我侯之湛恩於奕禩也哉莊民傅好仁等願勒石以垂不朽而丐文於余余不辭俚鄙漫爲是記雍正三年三月二十七日立

疏復哈叭溝碑記

李瑛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

粵自九河疏而水土平中國之可得而食者咸嘖嘖頌禹績不衰至其所以治之之術不過因其勢利導之而已夫前人者後人之師也觀於今之治水而益信蓋天下之水莫大惟海其次則爲河河固與海通而引衆流以歸於極者也吾濟邑西偏距城四十里哈叭溝等官莊地畝其土黑其水勢下流常滌瀦維北有大河名曰徒駭岸高水壅急切不能達父老相傳有傅先生者不知何時人曾以諸生抱負傾動撫軍行縣渠直達於河數十世之安居樂業民不爲魚者其功居多日久壅塞不通一逢雨潦卽至浩浩蕩蕩橫無際涯稼穡爲之淹沒廬舍爲之傾圮居民被患者久之土人張荆玉董有仕等不勝憂憫合詞陳懇疏濬歲在癸卯適我邑



侯下車之初以好生之德發再造之恩遍覽形勢相其土宜謂是窪之水非一渠所能洩也開爲二河其西則上自流水溝下至徒駭河相距十三里蒙我侯捐助清餘施錢六十萬僱莊丁而濬導之茲則因利乘便疏舊渠而使廣且深焉嗣是水不害稼民得安居固所謂師前人者易爲力然載大德以俱來被洪恩於無際實皆我侯之布厚澤於一方也卽媿前人何多讓焉是爲記雍正三年五月初十日立

新修槐李溝碑記

宮兆麟糧憲

濟南爲郡所隸者衛州縣凡十有七自會垣而北地勢漸卑古九河故道多在其處而濟陽尤爲窪下每秋潦暴漲所在爲澤潞縣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一

之西南相距二十里許有曰槐李溝者一邑之水匯焉前者邑諸生張聖基張濬始因其地爲小溝以洩窪水然尾閭未通旋以壅廢比年霖霖過盛地遂漫如蟻潭而禾麥黍稻之場頓化而爲荒沮湖汀黃茆叢葦蔓延難圖野鷗水鳥之屬據以爲宅余承觀察二東履其地而怒焉憂之繼又持籌漕政駐防德州時心爲謀焉適胡令德琳因溝洫舊址相其勢之高下而疏導之以隨時宣洩自邑之馬家營下匯趙家支家二河由王山家溝達於徒駭計長一千六百三十丈有奇使潦水有所歸宿不至汎溢平地而民亦得以及時種藝安其恆業又卽其處建設石橋木橋各一以便往來是役也邑令首捐俸以勸而紳士鄉民張景崧馬繼玉等前後

出資爲助凡閱數月而工竣夫守令爲親民之官其興利除害固分所應爾乃往往視爲故事而不之恤今胡令獨以冰清之操却苞絕匭且惟恐民力之或竭爲之割脰而剖腊以資於成亦庶幾古循吏之風乎於是撮其顛末而爲之記

新建槐李溝石橋記

胡德琳

邑西南二十里許有溝曰槐李地居槐李窪及槐李莊之間其得名大約以此康熙五十七年悟約張生聖基始就本約創開小溝以洩窪水繼富約張生睿於今上御極之十有五年稟之舊令曾公復行修濬故一名張家溝當是時下游憚於興作工中道止以是稍患淺狹長僅三里尾閘不通其衝又夏口之孔道也向無輿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二

梁潦水至則漫溢橫決農夫釋耒而嗟行人蹇裳而歎遠近苦之去年秋余以鄉約馬繼用白相度疏導上自智約馬家營下匯趙家支家二河由王山溝以達於徒駭計長一千六百三十丈有奇寬四丈深三四尺不等首尾排豁奧如曠如旣念溝益深廣民猶病涉復倡捐清俸俾士民張景嵩馬繼玉董其役生等踴躍惟命始議架木東西之衢因溝之前後各莊弗胥便且懼其易朽也擇地南北疊石爲梁其孔五高六尺寬倍高十之四長視寬又倍之約費白鏹五百金經始仲春越三月告成生等磨石請記余不敏泣濟三載兩遭水患日夜思所以補救之術惟廣開溝渠修治道路橋梁惟先務茲幸惓惓之懷大白於土庶而嘉生等之亟公趨

事也爰泚筆書之以爲好義者勸張生景嵩卽睿子能繼父志且  
悉此溝顛末云乾隆癸未清和月日

新開如意溝碑記

高之璐 邑人

邦國水旱豐歉之數雖曰天時實賴人力之補救焉邑河之巨者  
三帶於南曰大清枕於北曰徒駭襟於西北曰夾馬若萬工流浪  
白浪諸渠縱橫糾互其間而據上游以瞰我則齊河之倪倫趙牛  
也爲地黑窪十之五白土十之二二性十之一沙十之一鹼十之  
一以是雨贏而歲歉水豐而禾儉一值靈澇嗷嗷待哺至轉徙溝  
壑者有之長民者曰固然惟愚民亦聽諸無可如何之天也庚辰  
冬邑侯胡公洩茲土甫下車問民疾苦一革浮役也一剔積弊也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三

一鋤強禦也一卹孤弱也一振膠庠也駸駸乎利輿而害祛矣越  
明年秋大水浸滄十之七明年秋又水浸滄十之五而西北約莊  
爲尤甚侯曰於戲邑之利害有踰於是者乎其敢苟焉以事事於  
時車一輛馬一騎夜被一囊書冊一束役吏共數人奔波泥塗濘  
淖中悉心相度寢食野田草舍間數月不少息澇之淺深輕重與  
戶口贏縮纖悉羅胸臆上其事兩載俱邀賑卹靡一夫失所而於  
河道之源委脈絡支分派別尤歷歷可指諸掌焉爰具稟各憲於  
岔口分工築堤障倪倫肆毒以清其源更率僚吏士民於萬工溝  
東新開支溝者三爲蓄洩計其一自萬工南北河頭遞小太平等  
莊之南至白浪溝而止其爲長也丈計千六百有奇寬計二十尺

深四五尺有差其一自小太平莊東北遞哈叭溝南亦至白浪溝而止其爲長也丈減十之二寬深與前等其一自萬工溝東西接藥王莊之溝尾遞大太平等莊之南亦至白浪溝而止其爲長及寬深約等減十之二復於白浪溝東直接溝西大太平南溝尾新開支河者一其爲長者丈幾二千寬深約等於前下接楊家河頭而止自是由楊家河至支家橋尋舊跡而濬築之工約與前等自支家橋至王山家河溝濬河尾而統歸徒駭工亦與前等其自王山家河上接楊家支家趙家等河與槐李一溝並疏濬至杜家水口而止咸深通無滯焉通而觀之原原本本經緯錯綜條理井然有並心力而俱繪者以是沮洳之區胥變膏腴今歲雨水建瓴而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四

下由徒駭以注諸海秋禾大熟麥亦及播種居民大愜其願合諸新渠而名曰如意由一溝二溝以至數溝其快意若不可終窮也而屬余一言銘侯德且與齊濟臨界奉長生祿位以祀縣佐葉公履衡承侯命盡力溝洫戴之亦如侯焉嗟乎我邑人識之乎今之所謂如意者皆我侯不惜任勞怨以成之者也侯固不求人知而恩膏則與泉流俱深矣然則長民者其可曰非我也歲也而謂人力無補天工哉爰不憚縷析以記俾來者有所考焉乾隆甲申月日

邑令解公德政碑記

艾元徵

余自家食時目賦役繁興桑梓凋瘁披吟之暇輒馳思龔黃諸循

良謂安得復見今日起殘救弊爲斯民登衽席耶旣而射策天家  
備員史局遂不獲躬親民社乃於同譜中得覲我邑侯解公丰姿  
玉立可掩映數百人至抵掌時事慷慨論列復毅然以天下爲己  
任私心竊自忻慰爲吾榜慶得人且爲吾邑慶得慈父母也蒞任  
凡三載善政纍纍筆不勝書諸上臺薦剡凡數十上旦夕行膺內  
召邑中老幼撫今追昔喜懼交集喜侯之登我衽席又懼侯之不  
久爲孔邇也釀金伐石欲垂千秋不遠千里徵言於予曰當鄰寇  
颺起殺人以澤量誰是葺圯城聯村堡以保我赤子者供億洵加  
催提之檄如雨誰是一力擔當多方撫字使憚人於鬼醫瘡剜肉  
者且也我有子弟維侯教之我有桑麻維侯膏之至講社讀約興

學舉孝無一念無一事不本諸實意蓋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亦其  
天性然也亦無使尊若帝左右若鬼五尺童子皆得伸其情於上  
疑城鐵案片語平反庭下數十百人一時罷去邑苦諸繇役胥吏  
藉以爲市侯首議調停公務不費而閭里無追呼擾遞馬供應不  
給則科及於民富者疲於奔命而貧者苦於鞭扑株連蔓引境內  
騷動侯量加工料而民安焉至若棲息城頭荷戈待旦陽侯爲災  
申詳蠲恤其一切實心懿蹟誰非起殘救弊爲一方造萬年之福  
者古龔黃諸循良真再見矣宜乎民之喜懼交集而不忍忘之耶  
夫規矩設而日用有成器律呂協而鐘鼓無忒音後之君子聞侯  
風而興焉率由者踵其芳變通者師其意康衢鼓腹之民羣覩而

目之曰此皆當年解侯遺法也民之思之又寧有極耶卽予之邀侯光於同譜者且奕世矣順治七年歲次庚寅季春吉日

漏澤園碑記

明 東思忠

張侯於邑之隙地建漏澤園一所計縱橫五畝二分廣中爲穴繚以垣題以匾盡收境內遺骸瘞之且虛餘穴以俟方來者侯名鏜字孔韶陝之渭南人以太學生尹茲五載矣政修事舉廉慎自持綽有令譽成化壬寅夏撰

高處士讓地記

何明禮

余纂輯濟乘旣成編趣歸裝在卽有以邑人高家模讓塋穴事爲言者家模惠政四子也出繼兄後素孝友惠政甚愛憐之其長子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六

家植季家材延術士卜新穴得諸家模舊產地二子謀償之價辭曰咄勿復言我地卽若地其使人聞之謂阿兄弟弗同胞我也二子不獲已白惠政臨以父命強委之家模跪泣曰父以兒出繼弗兄弟視兒乎兒罪大矣割一券植材泣持之再拜而去噫孝弟庸行也財產糞土也而古今載兄弟交讓者若卜式盡以田宅財物與弟陰慶推居第田園與弟薛包自取田園器物之荒朽者王商捐財分異母諸弟也季孟元推所有田園與叔子就也此外落落不概見至以鬪爭聞者無虛日然則讓穴一事寧不足多乎哉孔北海讓梨艷稱於後良以孝弟天性有不以細而可忍者假令人知友讓則鄉皆孝子國胥悌弟親親長長宇內太和乖戾不作堯

舜之化理此而已矣其何道之加焉抑聞星卜家言兄弟爲劫財之神故謀財忌之其以槩天下古今之爲兄弟者也盡若高氏又以知其術弗驗而其書可焚矣亟書之以爲析荆圖蔓者風乾隆甲申首夏書

重修濟陽釋迦院記

張爾岐

釋迦院莫詳所始要是釋迦如來威神之所建立龍驕象逸失於擁護瑞相漸隱堂草欲深時有長者子某人與比丘等七十人共於此中修念佛三昧瞻矚悲仰誓請重現復有諸長者子各出珍寶身力以支以飾以芟以彌於是瑕者堅欹者平缺者增陋者華若釋迦如來復按指動地而出之者居士張爾岐周觀而歎曰諸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七

長者子諸比丘之於佛可謂勤矣吾觀世人護惜財貨倍於身命爭智角力於一鎰一銖不肯暫休乃能捐此百千萬億以爲檀施莊嚴佛土此必夙植善本不帶慳根來者也不知諸人當念佛時見何盛義而唱斯舉以何者名爲檀施何者名爲莊嚴更以何者爲釋迦禪院得勿執此金碧嚴飾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以爲釋迦殿楹門廡臺砌堂塗以爲禪院施堊塗朱礮石搏土以爲莊嚴以爲檀施若然則是以福澤利益一身多身者爲盛義必以哆哪連珠起止舌端者爲念佛也世人飢聞功德一說希冀念熾懸意遙祈當其舍時純作取想如持物予人左予而右索予一而索十卽竭其頭目血髓以爲檀施不名爲善不獲功德何以故不識實相

故慳根不拔故予不敢輕量諸人謂其決然但自究惟百千萬念中有此一念此卽爭多權寡積習之所轉變進與佛法爲市者也使其當念佛時返念自念見大釋迦見大禪院起心莊嚴時於扶護正法生一切喜於利益衆生生一切悲捨心內圓不作餘想念念相續乃至返顧毛髮支體無一可慳本非我所亦無可捨我觀是人於世間法一無染著卽名持戒於諸讚諍華醜不生揀別卽而得無相於諸緣心了然不起卽名靜慮貪求煩惱累劫蔭蔽一旦破除元明默發卽名智慧是一檀施波羅密兼六波羅密也此人一念所起卽有無量佛土卽有無量能舍衆生來生其土卽有

無量七寶應其分給此大禪院示現其中如一微塵乃至院中一土一木一微塵一虫蟻各各發心與此一念對舉合流無有差別何以故能忘功德故有功德由前所陳責償如來者不知如來舊有精舍千三百區琉璃作地旃檀成林尙自嚴淨可居請各持去本所施物不至桑下索宿也由後所陳忘功德者使我親見釋迦問最初方便時我必答言我選圓通檀施第一敢曰此有爲法也試觀天監皇帝竭四海力以奉塔廟不免初祖之所訶責乃法華會上童子壘土畫沙釋迦親以大白牛車載之而去繹此二事我言不謬也諸人中倘有利根必能薦取吾言圓義頓義一時攝入不然者且各念佛思結吾舌衆曰不敢謂然不敢謂不然於此



有石裔出虎邱請以語之必能轉譯此義

慈光寺重修大殿記

前人

濟陽迴河鎮慈光寺重修大殿工既竣將刻石紀日月寺僧某與檀施者某等以文爲請寺距吾廬五六里予數嘗遊覽見舊碑稱大慈光寺視諸稱禪院者有異意其經賜勅額考尋其始竟不可得其碑之近古者爲僧知澄至治二年重修功德記記中但詳營築勞伐其於建造世代不概及末云寺緣之肇興替之因有道先生文石俱在有道先生不知何人其所爲文石必有足徵者然已不可復見矣對峙左方者爲普光元明大師慧順行實碑亦知澄作慧順者當時寺中主僧也詳二碑所列宮室之崇閎象設之精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五十九

好與夫法屬之蕃衍亦云一時之盛矣夸考其時元主方崇向釋氏詔寫金字藏經御史觀音保以題罷建佛寺見殺上之所好如此其盛固宜也殿東榮有隆慶庚午郡諸生王瑁碑云寺創於宋重修於元方瑁作碑時豈尙及見有道碑耶抑亦意爲約略之也寺東南里許敗石纍纍爲寺僧藏蛻處其塔有稱特賜紫號雄辨大師明通者與楊學士文郁同時學士與之遊塔旁卽學士所爲碑也又有僧興濤塔字半漫滅云明昌四年立明昌爲金章宗元上距宋南渡僅六十餘年而慧順行實碑所載法系自開山真教大師而下一傳者曰福再傳者曰興則興濤正第三世其謂寺創自宋者得之矣有明三百年寺僧無顯者亦無大營建唯萬歷中

僧悟論募置長明燈購大藏經作室貯之及置寺田五十畝而已其室廬遊觀徒屬講誦之盛以視蒙古時當什不逮一也至崇禎甲戌德藩輦藏經去歲在庚辰大禊僧徒散亡田既荒蕪燈爲盜所竊轉鬻他所其所謂毘盧之閣方丈之室夷爲平地唯餘佛殿六楹及旁列觀音地藏伽藍祖師四祠又皆敝漏不蔽風雨金碧之質黯剝無色僧某踽然以羸病之身寄命於老屋破竈之間者積十餘年順治甲午乃矢誠募化力新大殿增拓重簷琳宮旣成毫相復飾以其餘資改鑄大鐘維彼四祠以至門垣尙俟後圖唯力是視而某輩能捐其所有倡衆糾貲以副其請均可謂難矣予欲采伽陀章句盛陳福果以相誇牖其事自具彼法何煩增贅欲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

舉所聞孔氏之說以告之又何異對越人矜黻冕而進辟穀者以芻豢也姑綜所聞見盛衰大概俾刻之石使後之人知此寺之旣墜地而復漸起者某某之力也斯可矣

曲隄塔記

前人

據唐麟德初僧道宣所上神州塔寺三寶感通錄云齊州臨邑縣東有磚塔云是誌公所營四面石獸迅殺可畏周滅法時令人百千挽出終不可脫亦無有損今在彼云濟陽本析自臨邑道宣所指必曲隄此塔也誌公當宋武帝時多居江東道林寺明帝五年後此地已屬拓跋其果建自誌公與否不足深辨獨是唐初人已詫言毀時事其爲宇文氏以前物可無疑耳俗傳尉遲恭監造無

稽之甚而人或誤信之聊爲拈出以洗其陋予又嘗疑濟陽城西廢城址是故臨邑此亦其一證也

清朝漢學師承記

江藩

張爾岐字稷若自號蒿菴居士濟陽人也少爲縣諸生遜志好學工古文詞著天道論中庸論篤終論爲時所稱年三十讀儀禮歎曰漢初高堂生傳儀禮十七篇武帝時有李氏得周官五篇河間獻王以考工補冬官共成六篇奏之後復得古經五十六篇於魯淹中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同餘三十九篇無師說漢志所載傳禮者十三家其所發明皆周官及此十七篇之旨也十三家獨小戴大顯近代列於經以取士而三禮反曰微蓋先儒於周官疑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一

信各半而儀禮則苦其難讀故也夫疑周官者尙以新莽荆國爲口實儀禮則周公之所定孔子之所述當時聖君賢相君子之所遵行可斷然不疑者而以難讀廢可乎因鄭康成注文古質賈公彥釋義曼衍學者不能尋其端緒乃取經與注章分之定其句讀疏其節錄其要取其明註而止有疑義則以意斷之亦附於未始名儀禮鄭注節釋後改名儀禮鄭註句讀又參定監本脫誤凡二百餘字並考石經脫誤凡五十餘字作正誤二篇附於後成書之時年五十有九矣崑山顧炎武遊山左與爾岐友善讀其書而爲之序手錄一本藏山西祁縣所立書堂嘗與汪琬書稱爾岐之學根本先儒立言簡當又與友人論師道書曰獨精三禮卓然經師

吾不如張稷若其爲亭林所推重如此爾岐閉戶著書是以世無知者平生交游炎武之外長山劉友生樂安李象先關中李中孚王宏撰四人而已所著書有夏小正傳註一卷吳氏儀禮考註訂誤一卷弟子職註一卷老子說略二卷濟陽縣志九卷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春秋傳議未成晚年蕭然物外不與世接自爲墓銘而卒

移修奎閣碑記

胡德琳 邑令

思欲扶靈秀鼓英才以光顯我邦家而輝煌我典冊噫嘻天爲之歟地爲之歟人爲之歟盡人能協地利運天樞三者備庶有冀乎若之何其守株以待而視天太遠也濟陽之建邑也始於金之天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二

會而設學也肇於大定考之志文廟奠於坤維奎樓峙於巽地是時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名賢若楊黃高艾諸人師濟巖廊史不絕書矣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猗歟盛哉何道之隆也迨萬歷中置奎閣於今地而桂苑秋零杏園春寂百年之內蜚聲藝林者不屈指而已遍嗟乎豈天之靳其靈耶地之闕其秀耶抑後之怠惰自安而甘讓能於前賢耶蓋獲雋則珠玉之不獲雋則瓦礫之文人隱憾曷能自解而統觀今古歷驗榮枯則有謂文星失位咎歸奎閣者殆不盡無稽之說矣夫形家者言吾儒弗道然相陰陽觀流泉考京卜宅揆日正位載於詩書則夫因天乘地而人能始出固未可徒委於冥漠之數也某仰荷簡命來蒞茲土人文教化忝

司其事乃稽兩闈題名寥落心竊悵之夫復古者利用因而鼎新者利用革嘗究天官書奎實主文教故五星聚奎才稱極盛而青鳥家以奎閣爲文筆之象位置巽辛愈遠則愈顯傳曰其光自他而有耀也又按舊乘謂邑數稱才藪隆慶後賢書乏絕國初解令於東南建堡以當文峯遂獲奇效鄉薦二人今東南之堡久頽而文人不振則與其過而廢也何如過而存之奎樓之移置於此又烏可已已且夫易百年之成局其道雖革而循已驗之故址其道仍因方今聖治當陽聲教四訖海隅日出莫不蒸蒸思奮矧青齊之沾被尤親而清濟之沐浴伊邇是役也以默佑斯文陰扶道脈行見地靈旣協人傑斯呈而天休人瑞兩相符矣寧獨司牧之幸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三

抑亦邑人士千秋不敝之鴻規也惟多士實圖利之

濟南蒿菴書院碑記

吳江陸燿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註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徂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菴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整屋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以韋布躬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縞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寧人

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略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冀者指迷說略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遺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瞽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廨東偏有前

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名蒿菴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常州章公以濼口書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糜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諏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孺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弼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奉其鄉先生

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冬十一月己巳朔越十一日長至日

重修鞏濟樓記

邑令 魏禮焯

鞏濟樓者創始於前明縣尹樊君吉人者也志載其記云甫經兵燹來宰是邑既定從邑人之請謂縣治在濟水之陽宜建樓以爲中流砥柱乃創而有之成於崇禎十二年迄今百五十餘年矣樓屋不知圯於何時惟四壁獨完中生雜樹大可經尺者兩三株余以乾隆五十六年辛亥承乏於茲適任修城之役未遑計此也越癸丑秋工既竣三城門樓成週覽形勢環拱縣署始知前人創建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五

之意所以鞏金湯示民有主者不特體制應然亦形勝宜爾也今且廢矣危垣獨存去之失望留之無實一旦議修僉謂非大木不可支需費不貲噫嘻大役之後旣不得以樓居重擾吾民揆以漢文帝欲建露臺以費百金中人之產而止宰何人可侈乎且年饑用不足又能辦乎雖然五畝之宅高其閤閤厚其牆垣矣而居室湫隘猶曰合好掩惡也乃家徒壁立蕭條在望是婁人居廣廈得勿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乎於是熟思審處謂樓之難成以不得大木耳若易之以磚胡不可於是取工餘之殘缺者因其舊垣而中邊各加厚一尺以代柱中空寬三丈深一丈有咫高丈九尺而以舊城門六扉平置其上建屋三架焉自下而上凡五十八尺舊

戶居左今改正去中層省費也東偏隔夾室一間因而重之隱二梯其內初步南上歷九級爲半間樓又折而北上歷九級遂登最上斯役也計用廢磚十萬有奇而卒賴其力以成大觀噫以瓦礫之材當棟梁之選始信竹頭木屑亦在用之者何如耳但借修廢以養流亡耗俸米百石仁者諒不我遐棄也屈指七月興工而閱月而成近則三樓拱照如列星遠則萬室如雲皆在宇下鹽艘千隻浮海而過城下信乎其爲鞏濟也但每一登陟不勝僂僂戰懼若恐墜然因念居高臨下之義在於視遠惟明庶幾觀民觀我高而不危若第遊目騁懷吟風醉月令斯民疾視厥樓而有具瞻之慨是則重修者之過也或曰斯樓信美恐君非久居此者余曰樊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六

君之創貽我後人余何謂爲不然是爲記

新修文昌帝宮碑記

古黔舉人

李若琳 淇篔

帝之靈滿天下帝之宮亦幾滿天下宮之成何記乎爾蓋記其廢興之由也夫事有廢必有興在邦人士爲責之無可辭在守土者亦分之所宜盡何必記蓋循乎有舉莫敢墜之義莫不動檀弓物始之思落成之期不可俾後之人無可考也濟邑文昌帝宮修於明萬歷三十年癸卯歲舊址在學之巽方數十武迄今二百餘年日就傾圮嘉慶二十四年歲次己卯司鐸者元溪陳君桐目擊而心愴焉謀諸紳士取其斗爲帝車之義移建於城北陴堞之上爰諏日興工至庚辰五月而祠宇煥然一新是舉也蓋純以救世翊



教爲心而不僅藉廟以肅觀瞻拜謁之人尤當以學文修行爲要而勿徒震巍峨而快遊覽是帝不以宮重宮之成可不必記而宮實以帝重宮之成又不可不記遂記之嘉慶二十五年六月

新建濟陽文昌閣碑記

陳 桐 教諭

文昌之肇祀舊已在天爲列星在人爲士大夫身在神爲赫煊淵懿聰明睿哲福善降祥辨因果而掌科名余讀九十七化書始於周阨於漢顯於魏晉越唐及宋歷世及十七而尊爲帝君以司天下之文教今國家文治昌明典祀隆備而廟貌尤不可以不煥也歲戊辰余筮仕斯邑朔望參謁文昌祠見其地居湫隘說者咸謂文星不顯戊寅秋與同學諸生議欲改建於北城商之於知縣事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七

王明府東林而後議定猶未遑修飭也已卯三月署縣事馬明府祖臨議先傍城爲臺方計三尋高與城等閏四月臺將成而復圮首事者深悔經始未善百計圖維力求鞏固閱月而臺又成六月李明府若琳來宰是邦首捐廉百五十金於臺上爲基高八尺有奇上建廟三楹下甬道三十二尺並建大門至庚辰五月而工告竣望之轟轟焉干青雲而直上也凡磚瓦木石髹堊丹漆經費四千一百餘緡監工人爲劉公佩劉夢弼閻光弼王者詢劉丕麟李中堦王明登等而鳩工庀材晝夜勤苦則高文錦楊秉鑑李爛輝高文烈王壽昌之力居多焉且城中土厚泉深居民艱於提汲工興日掘井於臺之東南隅未及二丈冽泉湧出裕工便民咸謂神

助名之曰文井濟邑固人文之藪也茲廟告成文明益煥士皆爭  
自濯磨以汲古爲修綆卽以文星之顯灼爲文治之光華可也爰  
記其事以爲邑人賀嘉慶二十五年六月

重修奎樓記

李若琳

濟之先在秦爲著城自金天會而始置邑隸濟南郡密邇省垣爲  
天文元枵之分野其地東接青齊北拱神京清濟西來長白右峙  
蓋亦形勝地也歷代人文蔚起科第蟬聯名賢若楊黃高艾諸公  
輝煌典冊爲邦家光猗歟盛哉迄後人往風微賢書乏絕迨國初  
解公令茲土於東南立堡以當文峯頗著其效遞傳以降幾百十  
年而風復不振豈真後人之怠惰自安歟抑亦地靈之未有以培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八

之此書巢胡公移建奎樓之所以必亟亟也奎樓舊址在城西南  
隅胡公相土辨方移建今地上祀奎星蓋以形家者言奎司文教  
所以培土風也已卯歲余奉命補茲邑甫下車諄諄以培文教勵  
士習端民風爲急務閒考邑乘見自戊辰歲王生炳中鄉試後科  
名殊寥寥簿書之暇因定季試月課進多士而面試之其中文之  
純疵不一雖未悉中繩墨而英爽之姿蓬勃之氣非拘促轉下者  
於以知文風之衰非戰之罪益以思胡公之大有造於濟而愈信  
青鳥之術之非盡無稽也辛巳歲邑人士復重爲修葺而丹牖之  
則地之靈自可以徵人之傑而神旣妥益以卜秀之鍾矣事旣蒞  
請記於余方今文教昌明崇儒重道多士等誠能本鼓舞振作之

心而益敦砥節勵行之品則本至性而發爲文章炳炳烺烺以光諸邑乘將上與楊黃高艾諸君子後先輝映此固司牧者之所甚願而欲旦暮遇之也多士勉乎哉跂予望之矣是爲記道光二年歲次壬午春

重修商家橋碑記

邑庠生

王思溫

聞之禹疏九河九河者固與濟濶同稱洪澤於北條者也而徒駭其一焉曰水盈縮無恆舟楫難施通行旅便往來架木疊石之功難緩考稽古跡徒駭蜿蜒曲折在濟邑境內北橋有十二商家橋則濟商通衢也歷年久遠昧所自始重修可考者則有萬歷二十三年劉曩古等順治元年李如玉等康熙三十六年劉朝傑李現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六十九

赤等經營締造不知若何至雍正六年棟折榱崩基址無存賴有韋玠趙世俊張相樞諸君共倡義舉閱六七載至乾隆元年而始告竣善事之難成若是近又坍塌不堪幸有劉仲傑宋惠等約同商邑張克修等捐資重修斯時也鳩工庀材衆心齊一不數旬而工告成遠而望之形勢高聳如彩虹之騰空近而視之氣象崢嶸若游龍之戲水所謂紹前人之業釋過客之憂兩美畢萃是以勒諸貞珉永垂不朽云嘉慶十四年三月

大安莊長春寺碑記

邑舉人

艾崇僑

濟邑距城二十五里有大安莊覈風氣謐覈俗敦龐覈赤氓率飴善囊醇寶寶有赫蘇風舊有蘭若釋子洪量居之額之曰吾聞如

來說偈萬萬恆沙菩薩轉輪生生世界蔭法雲於直際則火宅晨涼耀慧日於康衢則重昏夜晚是色是空無生無滅長春信哉然予憶少年時常過寺前看此碣唐而宋宋而元石字糊糊苔痕斑斑不可考至德年間僅留一鐘已剝落其一角迨順治年間重修至乾隆丙申已越百年仰瞻椽桷牆宇岌岌俯視堦砌瓴甌鬢鬢詫然異之時洪量在側曰君疑長春乎予曰唯唯又言五運六氣各有循環八會三明共覘衰旺君俟之東皇告至矣僧之攻苦募化三年矣其秋大雄殿云告成矣又二年重修岫雲寺受戒未遑修持又三年伽藍殿大摩殿天王殿均告成明年山門僧房告成癸卯開光則四十八年也嘉慶五年又起文昌閣木衣魁星並列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

延予爲文今九年耳費萬緡應募千里施主數千人皆洪量四十年募化之功由是而境擬切利園比紫紺師子雷音於是乎在檀林春乳生意洋洋爾刻鏡花堂氣機盎盎爾祖寬之名應亦並垂不朽焉哉曰高天銷於赤炭大地沉於積流古碑唐塔終歸漸滅區區一蘭若烏在其爲長春也予云化莖草爲丈六佛力無邊納粟米於大千蟻子奚似六萬年後之說予不敢知似以長春額其寺爰爲文記之嘉慶二十四年五月

資福寺碑記

邑令

陳兆揚

余少以鄉舉登仕籍職山東鄒郡每以事出經梵刹暫憩與浮圖談者多矣有或一至而忘之再至三至而亦忘之無可記者丁巳

春濟邑西鄉歉收向行賑濟調余董事得旅居資福寺以周貧民而均其粟是地也北濱徒駭水湯湯以東注南望鵲華氣蒸蒸而石青左有冽泉右有長林井冽圃潔林盛蔭濃俯仰四矚顧而樂之忽不覺王事之靡盬矣乃瞻佛殿則森秀壯嚴地之幽以雅也入禪房而嘉花美木情可悅而怡也美哉浮圖之居古之高人奇士寄跡禪林以自慰良有以也乃於按戶給粟之向晦入息禪房進僧人祖祥而詢之士俗民情外兼慰以此地之可樂祖祥伏身對曰僧亦不念有今日遂告余以從釋之始末謂自十歲出家從師慈雲住持茲寺爾時梵闕殘圯僧舍荒涼樹蔭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冒寒暑忍饑餓清苦自甘法功日勵數十年來漸近條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一

理僧初不念有今日也余愛其人質而言樸因復自維浮圖高人也而經營締造之艱難固若是甚意其爲如來功臣與余於是心儀其人而未敢定其爲何如人迨余事竣回任不月而齊令闕人調余署之三月朔日資福寺鄰近士民公薦僧人祖祥之大有功於是寺並歷述其貝葉翻經之苦和尚琴禮之勤求余爲文以勒石垂遠余乃信前此祖祥告余以從釋之始末者非虛語也果其爲如來功臣矣是爲之序以誌一時之盛乾隆戊午年

重修杜家水口鎮西橋碑記

邑令

柴文富

古者徒杠輿梁成有定期蓋慮民之病涉也士君子利濟爲懷凡便於民者或創或因當隨時隨地以竭心力故出而秉政則惠濟

天下退而家居則惠在一鄉無非行其仁而已余蒞茲土閱邑乘知邑西北鄉塚石鎮有二橋焉未悉其傾圮也間嘗因公經過其地見北橋完固西橋蕩然無存接橋之隄幾如蛛絲馬鬣竊嘆行旅往來殊苦繞道詢之父老始聞乾隆十九年前任陞東昌胡書巢太守倡捐復修至五十一年河水冲漲二橋同就坍塌嘉慶二年經邑衆重整北橋而西橋工程浩大以故迄今久廢夫土木之工歷久必敝興作之舉獨任維艱余欲繼書巢太守後建議重修又以近年無一稔歲恐病民而中止而此心恆耿耿也已亥邑之觀察西秦張曇村先生解紐歸來余以西橋請先生躉之慨然身任可知從政之心心相印不以出處易其所爲庚子春三月初先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二

生解囊橐囑其胞弟序東庀材鳩工延貢生齊鍾泰等九人監修至四月杪儼然長虹臥波計空二十五而八十丈接橋之隄亦綿亘高峻矣是役也費金錢六千六百串有奇先生之義也不兩月而告竣襄事者之勇也要皆本利濟之心以行其仁也先生宦遊數十年由縣令而府道歷任五省政聲洋溢無口不碑區區修葺之端特其餘緒耳予燕人也猶記先生治燕政事嘗景行而思倣法茲於西橋之成益信其居官之實政焉今而後欲濟無須舟楫臨河不滯輪蹄以視東里名賢濟人溱洧其惠之廣狹久暫爲何如耶謹爲之記道光二十年五月

重修杜家水口鎮西橋碑記

邑增生

杜保泰

原夫徒駭爲九河之一秋夏之交其勢莫遏蓋沮洳之患自古然矣况此鎮西橋當支水入駭之衝雨水並流奔騰怒號爲患尤巨土木爲梁未百年而重修者三庚子大水橋又仆西橋遂阻監生周長公玉瓚者好義人也以爲橋接西北大橋之首章鄒諸縣赴都之通衢淑明數約入鎮之要道一切車馬冠蓋偃僂提攜往來經過者無不需此聽其廢弛不修可乎迺集街長鄉賢共議重修而期其久遠堅固僉曰此橋南受支流北洩駭水六七月間波浪洶湧橋之基地多沙豎柱架木難以持久若易爲磚石可多歷年所遂定議置三洞焉廣三丈高一丈餘砌石爲基以磚葺績四月初鳩工聚材閱五旬而成公議立石爲述事實敘資用以昭盛事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三

計工料費一千二百緡有奇是功也非大力而志定者不能舉非好善樂施者不能成奚不勒之貞珉以垂永久於是誌道光二十八年歲次癸未六月

重修廟學碑記

進士

張範東

廟學爲崇祀先聖之地教育人材之區則所以整齊而重新者蓋綦要也濟邑立於金天會七年時無廟學至大定間進士李公仲熊倡議創修地獻自趙氏囊傾於楊彪而單父商王彥者更貲助之邑人魏生范生等羣相左右越十餘年而功始成蓋創建若斯之難也後廢於貞祐甲戌元至元間邑侯杜公溥慨然修復殿廡遞建講堂齋號四十餘間孫公昶偕士庶張斌李隆輩復修殿廡

及文昌祠凡門廊廚庫莫不具舉殆彬彬乎稱極盛焉嗣是修葺不一率有碑誌而啓聖業祠及名宦鄉賢忠義節孝諸祠亦相繼增置迨清代重修見於碑誌者前惟李公熊能白分工協修最爲完善後惟司徒公珍繕修殿廡並購民宅建明倫堂整飭齋室與李齊美自是以後雖有修補皆彌罅漏而已今則坍塌損壞並無完宇且邑中建修廟學率由縣尊倡捐士民樂輸茲則頽壞日甚工費益鉅又值令尹遞遷之際倡修無人廣文孔君尼山之嫡派也斯文所存振興益力歲壬寅謀諸同學僉曰素心遂委李生爛輝總其事輔以同人而閭邑紳民莫不竭力捐貲癸卯夏鳩工庀材先修殿廡整飭神像次大成門櫺星門次東西二坊名宦鄉賢相繼更新甲辰春修明倫堂啓聖祠業神忠義節孝等祠濬深泮池並砌廟前臺基以昭整齊周圍紅牆八十餘丈亦皆完固自創修以來未有若斯之堅且備者此固閭邑共襄之力要非任勞如孔君李生亦不能完成也工竣徵記於予予惟創始之後端賴繼起斯役也數百年文教所出之地一旦振起將見拜謁並深恪敬瞻仰咸思奮興人文士風有不蒸蒸日上者乎予故不辭年老而樂爲記道光二十四年甲辰菊月

重修廟學碑記

楊汝綬

三代之時自王畿至於鄉黨州國莫不有學其釋奠於先師則設席於學以祭祭而撤之未嘗有專祀之廟也後世學廢而孔子之



廟興至宋乃因廟爲學自是以來悉因其制蓋廟貌巍煥殿廡閎整以致其尊崇先聖先賢之意而又使凡肄業於其中者莫不肅然生其敬畏之誠而油然啓其效法之心制異於先王而於勸學興賢之意固未始不同也濟陽之有廟學自金大定始迄今六百餘年其間廢而復興圯而復葺蓋不知凡幾矣癸卯夏汝綬承乏來此適又有增修繕治之舉今年夏工竣廣文孔君繼銳旣屬邑人觀察張公爲之記復徵文於予予惟學校者教化之本也親民之吏欲民俗之敦厚而淳樸必先使爲士者勤於學問而明於禮義故夫潤色黌宮以妥夫子之神靈而因聚邑之秀士相與鼓舞而振興之固有司之責而爲政之急務也是役也建議於前代理

張君應翔而力贊其成使事不中止賴廣文之力其不辭勞瘁而始終其事則邑廩生李爛輝之功而邑之人亦無不踴躍輸貲爭襄盛事予也經始之日旣未獲與其謀議蒞任之後又以下車伊始才拙事劇未能左右而經理固已負疚於神明矣今孔君乃欲得予言以垂貞珉不亦重予之媿矣乎雖然汝綬竊有願焉濟陽春秋時齊地也齊與魯鄰固近聖人之居矣又城東北曲堤鎮有聞韶臺相傳爲夫子在齊聞韶地則又聖人過化存神之區也邑人生禮樂文教之邦際儒術昌明之世使皆慕古好學不尙虛文相與切磋琢磨則多士雲興蔚爲邦家之光者固可預期其盛而士習旣正民風漸淳將見絃誦興而獄訟衰息學校明而政教易

行汝綬竊願與有志者共快覩乎人文之盛與夫風俗之成也故不辭鄙陋而樂爲之記至其興革修建之詳則見於觀察記中茲不復道道光二十四年菊月

濟陽書院碑記

邑令 楊汝綬

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皆所以教育人材者也今各郡縣書院之設有庠序之遺意焉而人材之振興必藉名師有以訓迪而裁成之濟邑舊有聞韶書院頽廢已久黔南李公若琳來宰是邑創建於城中西北隅捐廉一千兩發各當商生息以息銀爲山長脩膳生童膏火之資二十餘年來人文蔚起科第聯綿洵美事焉茲據紳士暨在院肄業諸生會同管院工首會議嗣後延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六

請山長必於遠境訪求品端學醇足爲師表者以主講席定於每年八月二十日諸生工首齊至儒學議定具稟邑令備關訂請不得徇情私薦並將會議廣課新規勒石以昭畫一以垂永久請記於予予惟自古人材之盛未有不自教育中來濟陽地故齊境人材輩出非以其教有本原學有根柢耶所望多士爭相濯磨文行交修將見涵濡漸漬之功閱久而彌粹異日功業文章後先彪炳於以仰副國家作人之雅化斯亦守土之榮已是爲記道光二十九年己酉十二月

郭公曰崙捐地

爲聞韶書院  
考棚歲修費

碑記

進士 張兆辰 範東

濟陽聞韶書院創建於邑侯李公若琳襄理其事者爲楊君秉鑑

李君爛輝凡修葺講堂齋舍及捐助銀兩以備脩脯膏火之資其詳已載石記矣迨咸豐八年邑侯徐公順昌議建考棚遂於講堂東西分建大廈應童子試者胥於考棚扃試焉然桌橙未備歲修無資計難長久任前明鴻臚寺序班賾封兵馬指揮郭公夢疇舊捐地十六畝於曲堤之彌勒寺地無銀糧相沿已久殿宇傾圮僧尼久無其九世孫曰崙呈請將此地歸捐考棚以備歲修並請書院首事管理因而興訟邑侯陳公秉公訊結判云與其將善地養僧尼何如以善地養士子卽着該僧尼退地郭曰崙與紳士徐振煜領地各具結完案此地入考棚之原委也閭縣感義舉由此地租價中每歲出制錢兩串以作夢疇公祠歲祀但此地距城遠恐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七

鄉民無知者復生覬覦爰勒諸石以垂不朽並誌郭公之好義云

郭家莊創建義學碑記

張兆辰

鄉之有義學蓋仿古州序黨庠之制而立法之意則便於寒士之難於遠遊尤便於童蒙之易於就傅法至善而意至美也然修葺齋舍儲備膏火若無經費接濟雖善舉亦不能行諸久遠故鄉居僻壤子弟不乏雋才往往荒廢職此故也吾鄉素稱仁里時以培植後學爲念咸豐元年間公議捐助京錢三百吊十年生息得本利錢一千五百吊遂修學舍十六間大門一座桌椅床具共用錢一千吊尙餘錢五百吊議作延師脩脯之費郭君曰崙慮其久而難繼又獨力捐地十五畝九釐四毫歲收所入藉資用度此吾鄉

郭家莊義學之所由設也邑侯陳公笏山汪公叔明先後嘉其善舉據郭君稟批該生創設義學并捐地畝好義可嘉准予立案該應納錢糧准歸官捐辦地畝清冊附卷又批着卽另立郭家莊義學糧名歸官捐辦等因此又二公培養士氣恩施格外之意至鄉人感戴弗忘自此以往吾鄉中父教其子兄勉其弟入斯途者成人以文章道義相切磋小子有造亦循循規矩收放心而入於學問之途將有出白屋而躡青雲者又吾鄉所厚望也

邑侯李公德政碑記

張兆辰

粵自首善議於太常道暢羣邦風流萬宇下至州縣庠序之外亦設書院原爲培養人才計也而培養之道端在牧令有樂育之實

心以肇建其基我濟自天會七年屬於金嗣有縣尹杜公於曲堤鎮改修聞韶臺臺前建立書院額曰聞韶此濟邑書院所由昉也歷元而明興廢難稽國朝亦無定制嘉慶乙卯淇箕李公以黔中名孝廉來尹於斯愛民重儒慨然以培植人才爲己任首先捐廉倡率諭士民次第捐輸於城中西北隅辨方定位建修書院飭材鳩工不數月而葺講堂號舍煥然俱備仍名之曰聞韶公猶慮山長脩金生童膏火無所取給此院究屬虛設復捐清俸二千金存當行生息以敷其用是昔之杜公肇建於鄉者僅存其名今之李公設置於城中者名存而實副也邑紳士沐公作養佩服不忘擬爲立祠以爲春秋釋奠之所焉予因宦遊南北未得躬襄其事嘗

歎然於中謹核其源流敘其始末俾賢令尹樂育英才之婆心鑄諸貞珉永垂奕襮諸生肄業其中溯洄淵源庶幾爭自濯磨仰體培植人才之至意又閭邑所屬望也是爲記

重修仲夫子廟碑記

邑廩生

高連山

曲堤聞韶臺濟邑之鉅觀也西有石門莊距臺四里許相傳爲子路止宿處有心者訪其遺蹟構堂而奠焉是歲丙午予課讀曲隄鎮因得至石門觀所謂子路廟者廟之東偏石碣屹立字跡漸近模糊撫摩而讀之有余高祖太學生諱家材與邑人劉繼業王櫬年王運新諸公於乾隆三十年出貲財糾衆力而建此者也可不謂盛事矣乎思夫仲氏配享廟祀遍天下彼石門何地吾烏知先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七十九

賢之靈閱數千載猶戀戀於斯土也而前人之因其地思其人以立此廟者若以爲神之必在乎是也噫是非素有好賢之誠其何以若此乃歲月遷流風雨摧敗瞻矚之餘爲之悽然卽欲力爲修補而囊橐一空可奈何所幸者時有勇果好義暨樂意輸將之人遂與石門諸少長經之營之基使愈廣墉使愈堅門窗棟梁椽桷之屬亦使愈樸而愈固陂者垣若立者斬若不數月而工告竣卽予亦稍有力焉迄今已七年矣廟貌雖新而殘碑如故亦諸君子之遺憾也壬子春首事姚公囑予作文以記之旣以表諸君子之同心共濟聿觀厥成之志亦以繼吾先人之事祖作孫述俾永垂而不朽且使後之過斯里入斯廟而覩斯碑者儼然有一勇於

從聖之人在其心目中亦如登韶臺之上儼然有一聞樂忘味之人在其心目中也其亦希聖希賢之一助乎至於石門之辨前碑有之不復贅咸豐二年歲次壬子春

重修堞石西橋碑記

候選訓導

郝元恩

濟邑堞石橋鎮舊有西北大橋爲國家運漕之要道士商往來之通衢頽廢日久行旅維艱前哲曇村張觀察捐俸重修洵稱盛舉矣嗣因日遠年湮諸處坍塌鄉鎮斂貲補葺二次近來黃水頻經南首大孔奄就傾頽鄉議募修居人難之候選知府蘊山周公者不惜重貲獨力捐修百原劉公者董其成余與諸公均係道義交囑爲文不辭固陋以頌此舉覩斯橋也其工甚鉅其用甚繁無曇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

村修之於前則後人創作而無資無蘊山修之於後則前功湮沒而不著誠可後先媲美矣今之頌是役者僉爲之歌曰輿梁孰成君子倡之後有仗義君子將之將之象賢君子襄之言念君子何日忘之同治十三年桐月

重修李公祠碑記

廩生

張依泮 魯泉

粒食者思稷衣帛者思嫫吾濟百餘年莘莘士子不煩謀畫而自有師資自有膏火自有明窗靜几償我稽古談今之願者伊誰之力均李公賜也李公黔人諱若琳字淇篔乾隆間名孝廉於嘉慶間造福我濟土善政累累難更僕數而尤以創闢韶書院培養士子爲最著書院建自道光某年當時邑人不忍沒公之善爰於院

之東偏爲公建長生祿位祠非徒歲時釋奠藉以酌公德亦所以示後人飲水思源之意也自朝廷變法書院改設學堂峩峩髦士談新學研新理者食公之惠與疇昔等宣統庚戌泮奉學憲扎文承乏本縣勸學員長卽將勸學公所附設祠中凡膺辦學責任來所研究莫不仰體李公嘉惠儒林之意以謀教育進行惟新政繁興公款支絀以致祠堂歲久失修竟於辛亥二月突然傾圮堂長傅君純如以公之德不可頃刻忘也急鳩工庀材謀復故宇而加軒豁焉又將公手書聞韶書院匾額懸掛其中以示葆存後之人登堂訪古瞻仰遺徽庶不至數典忘祖也夫

重修迴河鎮慈光寺記

庚辰翰林

柏錦林 雲卿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一

濟陽南鄙迴河鎮舊有慈光寺相沿最久未諗建於何代蒿菴先生引王瑁碑云寺建於宋而重修於元然有道先生文石無徵營築之始因革之故彼時已不可得况據今又二百餘年乎厥後朽縵黝堊因陋就簡不無修葺之役第雨嚙風饕蝨蝕日甚正殿之嵯筮將就圯傾枝掌之扠捩漸歸陲陴遂使枿欂缺殘毘雲黯漫不有以力造經營一新舊制奚足以美輪奐而像尊嚴於是寺僧某暨諸檀越愕眙滄桑不無興廢之感焉乃矢誠募化籲懇檀施庀材鳩工安基甃石厓隙之湫溢者增以穹窿甃墉之欹傾者掇爲磊砢琳宮恢其裒豁層構崛其嶒嶸根闌岵嶸攢綺柄以鱗峒廬構連拳接芬橈而虹亘四祠紆鬱而星環九階蹀躞而雲疊猶

復錦以鬃麥裘以藻績摹三乘之元妙塑七寶之莊嚴梵刹羅曇  
摩之狀旁翼繆猙獰之形檀宇則騰護彰施赤珠璀璨蘭若而盼  
蠻布寫金碧燁煌亶觀其雲窠藻梲濯瀟燐亂月照電涎鴻曠焜  
也霞駁雲詭駢龍窈也朱甍金卮濔旰而歛艷檀林寶筏燦閭而  
叶窳也轆轤鏗鏘磴磴煌煌基有植而勿壞室增飾以崇麗曾不  
踰時而礪礪環瑋蔚然一新斯真鳥革翬飛足以邀埃壘而栖瞿  
曇矣僧某暨諸檀越樂夫瓌譎鴻厖厖猊千古有以植福果而培  
善根也亟思鑿石以泐其盛以蒙附近於鄉而促紀之夫異路歧  
趨伽陀之說法祇園之章句蒿菴先生諱言之余又何敢牴牾也  
既不獲已乃卽募施之翹勲營造之屹特謹筆而勒之于石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二

范家莊孔廟碑記

歲貢

宋丙辰 紫垣

嘗讀太史公孔子世家贊曰高山仰止景行行之雖不能至然心  
嚮往之又曰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  
矣詳哉其言之也後之人何敢妄議予因鄰村范家莊舊有三教  
堂中有至聖其創修不知伊始但代遠年湮風雨剝蝕廟貌摧殘  
煙火塵翳貽污聖像崇儒教者往往過此歛歔謂孔子功過百王  
教垂萬世而其像污穢若此殊失尊崇至聖之意同治十年有恭  
時君魁杜君等因廟中舊有坡地十餘畝歷年收租數年以來存  
錢若干遂與閤莊公議在廟左道院仍舊基築草舍三楹將聖像  
請出卽於此舍權作議學義爲栽培士子之地光緒元年丹楹咸君



等復修大門影壁周圍牆垣居然鄉塾矣今年興坤范君與咸君等因廟中租項稍有贏餘與閤莊議妥在義學前修廳房三間移安聖像但工程浩大未敢遽興遂邀鄰村首事四鄉捐輸並致於邑侯周公及儒學兩王公汛捕丁公趙公各憲均有捐廉共襄盛事遂鳩工庀材不日而工程告竣請命於儒師定其名爲聞韶別墅工既畢公議立石囑予爲文以記之予鄙人也何敢談文諸君云無須鋪張因事紀實可也辭不獲已遂不揣譎陋敘其始末以就正於邑侯諸公正如宋人之以燕石示周客云爾光緒九年荷月

重修仁風鎮城隍廟暨土地祠記

王福五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三

古者立廟致祭有其廢之莫敢舉有其舉之莫敢廢而既經世運屢遷惟視其神之功德所及以任民力爲經營此荒城魯殿巋然獨存昔人所以臨眺而懷古也濟邑仁風鎮古縣治也在漢爲馬防又曰馬坊宋曰治臺其時城池深固規模崇宏寺閣宮觀歷朝多所建置大街北首路西有城隍廟內附土地祠當亦官修歷年滋多莫記其始宋末縣廢地屬朝陽又俾吏舉其祀及金天會五年割章臨之半於標杆鎮建濟陽縣城仁風遂夷爲一鎮所有前代廟宇半就彫殘惟城隍廟暨土地祠以士庶信仰之故不時修葺奉作一方保障蓋百年於茲矣奈自黃流灌濟汜濫淫溢逮光緒十二年河決王家圈波衝沙積陵谷變遷仁風首當其衝此項

祠廟均已辱在泥塗當此人民墊隘幾嘆災患無能捍禦而市廛將蕭條矣幸近歲水患略平民居漸奠人文風俗亦蒸蒸日上神之佑啓不及此欲薦馨香以報德其如堂室之荒廢何街衆同議修復殿宇堂基悉仍舊規不數月而告竣誠善舉也董工者將誌其事趙生子建鎮中善士謙讓未遑辱以顧余余不知其經畫如何而且以災變遞更碑銘零落古今存亡之跡未可湮沒不傳且嘉其興廢補墜而古道可漸以復也爰率筆而爲之記

重修聖廟碑記

邑廩生

王昭度子貞

聖人道脈亘古今而莫外尊聖人者既讀書以志其學必建廟以安其居濟邑聖廟創自金大定間元明以來相繼繕修迨有清康

熙初年規模大備輪奐聿新自是厥後雖間有修補而咸同以來漸就彫零加以黃河浸潤地城土硝大成殿明倫堂既滲漏傾欹令人不堪拭目而西廡埋沒櫺星與廚庫均傾泮池崩頽戟門與雲坊盡落所有業祠齋舍並一切垣廊臺砌胥歸烏有廟貌傾圮二百年來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幸張公詳憲批示變賣枯柏以爲工程之助然所費甚鉅集資甚難是以有志未逮適郝公攝篆茲邑首捐廉俸以倡於先曹蔡兩夫子公議署中徧邀同學共勤奮於後遂命度總董其事當卽分鄉勸捐邑人莫不輸將恐後於是擇三月二日鳩工庀材歷八月而功成向之瓦石紛如今則垣墉並起况復殿臺崢嶸遙接華山之靈秀門坊壯麗近臨濟水之環

流門牆美富仰止有從一時之登堂入室者望至聖之道貌思先賢之德容地靈蔚爲人傑堪以扶道脈於千秋而勿替是則我濟邑之幸也光緒十九年癸卯閏五月

重修關帝祠碑記

北平  
陳禮森 邑令

濟陽縣東門外向有 關聖帝君祠余下車伊始朔望瞻拜仰見殿宇昏黯堂廡荒蕪殊不足以揭虔妥靈退而嘆曰此守土者之責也稽邑乘及舊碑祠創建始於明萬歷三十七年知縣侯公加乘入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同治重修者四次蓋三百餘年舊蹟矣相沿至今聽其傾圮奚可哉於是商諸寮佐謀之紳耆咸稱曰善予乃捐俸若干緡以爲之倡閭邑士庶願輸資者紛至沓來於焉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五

鳩工庀材擇於己卯春三月十九日興工修其垣墉易其瓴甃葺茨之剝落者望之棟桷之黝黑者髹之內外整潔煥然一新都人士囑予紀其事予謂民者神之主也爲有司者惓惓於民生休戚爲之謀衣食興學校俗美風清馨德上聞則必有神佑焉修祠其末事也抑又聞之墟墓之間不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不施敬於民而民敬然則肅肅神明其揭虔妥靈之所其可苟焉而已乎方今海疆不靖外夷內侵河濟以東之民苦於徵發幾乎日不聊生帝功在華夏志在春秋必有赫聲濯靈嚴中外華夷之防爲沿海州縣諸黎元造生生之福於靡窮者豈僅濟陽一邑蒙其庇佑耶予願都人士勉爲善良以答神庥而予亦願與二三父

老春祈秋報假手以告無罪焉耳是爲記光緒二十一年荷月

重修關帝廟記

濰縣舉人

陳家讓

濟城南門外關帝廟爲有明宏治歲在庚申所創建附祀邑之賈姥又建財神殿於後嗣是積歷歲月必踵而繕葺焉比年以來垣墉圯侈者有之椽棟廡宇撓敗欹仄者有之曠彩摧剝黝昧者有之蓋距同治紀元之六年葺理之施歲將三浹辰矣戊戌春暮環而居者謀踵往規邑侯祁公偕寮屬出俸錢爲倡邑人士亦相率醵貲以給役於是戒期屬工庀材以削以築以塗以髹軒敞清閼弗侈舊跡弗隳後觀經始於夏四月癸未越朔六月旣望而展釁事爰記顛末用昭來茲而董其役及飲以資費者均以次附列焉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六

光緒二十五年己亥

重修慈光寺碑記

邑拔貢

李玉韜 伯韞

濟陽城西南十八里迴河鎮慈光寺重修工旣竣將刻石紀日月檀施楊鳳儀與衆等以文爲請寺距吾莊僅五六里予數嘗遊覽見夫象設之精好殿楹之輝煌門廡之莊麗鐘鼓二樓之竦峙以及禪房之靜幽墻垣之週密地式之寬敞洵一方巨觀也欲據舊碑考其創自何代建自何人而字皆漫滅竟不可得惟有康熙二年蒿菴先生重修碑記云考碑之近古者爲智澄至治二年重修功德記記中但詳營築勞伐其於建造世代不概及末云寺緣之肇興替之因有道先生文石俱在有道先生不知何人其所爲文

必有足徵者然已不可復見矣殿之東偏有隆慶庚午郡諸生王瑁碑云寺創自宋而重修於元方瑁作碑時豈尙見及有道碑也寺東南里許敗石纍纍爲寺僧藏蛻處塔有稱特賜紫號雄辨大師明通與楊學士文郁同時學士與之遊塔卽學士所爲碑也又有僧興濤塔云明昌年立明昌爲金章宗年號元上距宋南渡僅六十餘年而慧順行實碑所在法系自開山真教大師傳者曰福再傳者曰興則興濤正第三世其謂寺創自宋者得之矣有明三百年寺僧無顯者亦無大營建至順治甲午寺僧常龍矢誠募化力新大殿云迄於今有二百餘年矣其間遞有廢興道光初年曾重修治至光緒二年又復殿祠敝漏不蔽風雨寺僧單弱獨力難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七

成惟賴四方長者捐貲勞力協同修理乃工程浩大功猶未竟獨有檀施楊鳳儀削去髮慨然以爲己任歷數年之勞苦率寺僧跋涉廣募於數百里之外而後殿廡象設煥然一新其於佛可謂勤矣故綜其大概俾刻之石使後之人知某某好善不倦有志竟成也豈不休歟光緒十年歲次甲申清和月

重修玉皇寺碑記

甲午科舉人

王昭佑

輔廷

濟邑城西平風店重修玉皇寺工旣竣將刻石紀歲月五約檀施諸君與僧某徵言於予寺在予舍南半里許其創建年代不概見考諸邑乘又無可徵迹寺中碑之近古者字半漫滅不可復識惟末紀係萬歷元年重修聞之長老言此寺始名三教繼爲玉皇創

自前明洪武間寺西土脈黑墳異於他處今欲侈陳諸神修真之源流艾君崇僑記已略言其概矣繫考三教道教昉於周漢明帝時始迎佛法入中國惟吾夫子生周季號素王功邁百王師表萬世而人材於是育名教於是興自漢以來累代加封至今日而釋奠益隆後之人信道不篤獲罪名教漫舉道佛二法像而祀之甚而駕學宮之上以邀福於土木抑已惑矣矧冀倖於玉皇上帝哉雖然帝天也理也理無時不著鬼神體物不遺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又曰祭神如神在蓋神道設教聖王不廢亦視人心之誠焉與否精誠所結而愈深增新之懷勃然有感故在昔增新諸君遺銘俱在想已各殫心力以極一時之盛厥後經兵燹遭黃汎甚以鼠

穴雀穿風雨剝蝕殿宇法像半歸殘圯藻績之質黯剝無色瞻矚者亦徒悲仰不已懼力縮而未敢從事獨檀施諸君甘弛家政僉謀而更新之因卽物力之贏絀捐貲以爲衆倡而五約外之樂輸者亦麇至而襄盛事焉歲在丁酉飭匠鳩工大興土木復乞慎練者建勳郭君以董其事郭君廉工有章苦良必析諸檀施亦輪日勞來省試匡郭君之不逮惟是前後兩殿飾以丹青左右迦藍聿新色相大門鄭相圯而復起二門四相殘缺益甚工費尤繁以及圍垣之繚繞翼室之軒敞要莫不輪奐改觀金碧輝映較前輩增修補葺有不得專美於前者非諸君竭誠任勞胡爲踴躍觀成若此然則是役也旣無失敬遠之意用以展如在之忱繼起者覘廟

貌之巍巍觀聖顏而參佛座庶克念篤敬而益切祗承所謂正名教振人心者不在是歟不在是歟光緒二十三年十月

二次重修仲夫子廟碑記

邑增生 陳梅嶺

聞之立廟棲神國家之盛典崇德報功民衆之隱情故凡德施於民以勞定國與夫禦災捍患者莫不春秋享祀以受俎豆馨香之奉而况先賢之功德尤足震鑠古今乎曲堤西之三里許石門莊舊有仲夫子祠肇建於乾隆乙酉重修於道光丙午迄今又六十年餘矣風雨侵消日月剝蝕棟宇縱無摧折非復輪奐之觀神像雖未傾圮已減威靈之色光緒庚寅辛卯間先嚴仙洲府君假館於祠之西偏余與法聖劉公皆受學焉瞻拜之下見夫簷牙崩損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八十九

門窗零落爾時卽議重修以公中向無積蓄更因連年黃水爲災勸募同人所得無幾亦第黜聖補葺之而已乙酉歲莊人賣柏樹一園劉公法聖不忘師志欲爲修廟之資謀之莊人皆欣然樂從於是鳩工庀材同關夫子廟而重新之不閱月而工告竣屬予作文以爲記予思夫子乃聖門高弟忠信明決強勇果毅抱治富之才負兼人之質凡我同人誰不欽慕法聖文士也其好賢之誠自發於不容已而莊之父老昆弟皆不惜鉅款襄爲盛舉固由於秉彝好德之良亦以夫子之教澤所陶淑於人者深矣予是以不揣固陋序其事以勒諸石宣統元年乙酉

創建濟陽縣民刑看守所碑記

楊承謀 邑令

古者大司寇之職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置之圜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而司圜掌囚各有專責此爲監獄之權輿以嘉石平罷民凡萬民之有罪過而未麗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役諸司空罪分輕重役有差等後之拘留看守各所殆有其遺意乎世躋文明獄求完善從前腐敗今趨改良以矜囚徒以重人道部章廳訓不啻三令而五申濟陽監獄舊制亟行更張然需款較繁尙須俟諸異日其未決人犯向來分押各班靡有定所房舍黝闇暑溼浸蒸庾斃累累不勝指數承謀蒞任伊始目覩情狀盡焉傷之召集紳耆謀建民刑看守所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聞此義舉衆口贊同而邑之鉅人碩德如現任浙江督軍盧公子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

嘉者以其鄉人告語揮斥巨金以俛助之八區紳董所轄區域各有捐輸承謀亦微分薄俸並撥公款總計各項共得京錢七千餘

緡遂乃擇定地址於縣署東偏地故低窪凸者平之凹者補之匝月經營基礎斯立自民國八年舊厯己未九月經始迄於次年庚申四月落成屋舍光明牆垣完固計建所房並辦公室雜室大小四十餘間以此居未決之犯人雖非上遵古制坐諸嘉石亦與今世改良監獄之意尙不至相僭而馳耳工既竣誌其崖略於此

督兩浙軍盧公子嘉頌德碑記

邑令

陸錦燧

晉笙

甚矣世俗日澆好行其德者之眇也辛亥國變而後盱衡當世居高位享厚祿累貲百千萬若而人者類皆宮室車馬衣服之盛玩



好酒饌之美享用逾於王侯甚或選色徵聲恆歌酣舞其自奉也極豐其待人也甚薄問有稍分祿俸顧念梓鄉以襄善舉者乎無有也異哉舉世皆澆薄之念迺有盧公其人者獨行其是疊捐巨款惠我邑民何其仁且義也公名永祥號子嘉濟陽縣人也督兩浙軍燧於乙卯奉檄宰濟陽卽竊聞學款支絀公捐貲俾高等小學得以成立其時公猶官松滬護軍使也所入尙菲已好義若斯燧於辛酉三宰濟陽知上年斯邑災公曾以貲拯哀鴻於遍野俾免饑寒復見看守所已經營別構恤囚有方問款從來則又公所捐助適霪雨爲害所半傾圮因又募公始終斯舉復助款以修葺今者艾君耀廷王君洪九來稱公以斯邑地濱大河苟或有險爲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一

害不堪設想大柳樹店溝楊莊二處尤爲險要公家則國庫如洗紳民則財力困難公又出而擔承之費巨款數萬金壩固隄堅閤邑賴以安謐囑燧爲記壽諸石以誌勿諼燧學術譎陋且荒落久矣但以銘公之盛德未敢以不文辭比聞設立義田敬宗贍族今以惠子姪者推而惠邑民又聞公以鉅款賑濱蒲利巨災復以惠邑民者推而惠魯民由親及疏次第井然艾王二君亦本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旨同邦人士起而爲公頌洵乎可稱兩美至於公之治軍有諸葛武侯郭令公風舉世皆知不復贅

重修永安院記

陸錦燧

古蹟宜保存也神道尤宜致敬也濟陽縣城西蒿菴鄉菅家莊西

北隅有古廟一座俗稱李家寺舊名永安院歷有年矣殿宇衆多規模宏大民國成立復經管紳毓藩創設學校於其中不特爲該區七村之舊蹟抑亦邑西之巨觀惟年久失修彫殘不堪其間雖經任公志顏略將偏殿零星修補惜仁者無壽志未竟而身已長逝加以民國十年雨水過多我佛正殿幾將傾圮適管紳毓藩卸鐵山局長事回里省親見而愴然當經七村人等敦請提倡共議重修管紳慨然應允並邀同商會會長艾煥章清廩生席貫一附生王元煦等發起募捐旣而浙江督軍盧永祥山東行政司教育實業各長官均有伉助復經紳民開會公推管紳毓藩之父鳳文爲重修總領袖七村首事管秀青田萬儉楊毓傑李璠王兆賢等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二

副之不數月而大功告成冥冥中似有神助今計重修佛殿一座新建關聖帝君廟一座山門一座禪院一所其餘如圍牆如偏殿如神像油漆彩畫等均以次修理恢復舊狀斬然煥然任山東督軍兼省長臨榆田中玉嘉諸君之熱心好義特題永安院匾額以壯觀瞻而垂久遠管紳復囑錦燧作碑文以誌其端末爰泚筆書之殊不文也民國二十年春

白楊店創修蒿菴祠碑記

廩貢生

張家杲東甫

竊思山左爲聖賢桑梓而道統所關代有其人故秦火六經而後兩漢經生輩出如濟南伏生魯高堂高密鄭皆抱遺訂墜於存亡絕續之交而經學昌明爰及北宋則有泰山孫明甫徂徠石守道

兩先生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年則有吾濟蒿菴先生按先生名爾岐字稷若蒿菴其道號也明季爲諸生清初隱居求志以躬行爲本著述爲事迄今二百餘年德行道藝巷祝口碑藉藉傳聞穆然想見其人洵邦國之光非鄉里之榮也且先生著作則厭棄帖括羽翼經傳於天人性理之學尤悉心研究是以崑山顧亭林有獨精三禮卓然經師自愧不如之嘆況當時孫鍾元講學蘇門黃梨洲標宗姚江皆出入白沙陽明間而先生獨守程朱之學不少變與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平湖陸清獻諸先生齊名豈僅爲一鄉一邑之士哉考先生所著諸書經部有周易說略四卷詩經說略四卷儀禮鄭註句讀十七卷夏小正註一卷春秋三傳駁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三

義十二卷四書題備說略六卷史部有綱鑑金丹若干卷子部有弟子職註一卷老子說略一卷集部有蒿菴集三卷蒿菴閒話二卷新濟藝文三卷濟陽縣志九卷總核所著諸書要皆有功聖道卽與漢宋諸儒並列兩廡應無愧色乃僅崇祀鄉賢未蒙配享孔廟誠於先生未足顯其學行焉雖然先生之生前名譽旣不求聞達先生之身後顯晦亦何關榮辱但名儒乃國家之瑞令德爲物望之宗道關世教朝廷固有封墓拜廟之文德繫人心閭里應有建祠立宇之舉吾濟同人追仰先生學接洙泗淵源理宗濂洛道脈公議捐資創修祠宇俾先生俎豆千秋永垂不朽誠義舉也四方君子慕義者衆無不抒誠樂輸共相貲助鳩工庀材不數月而

竣杲忝列後學因樂事之有成也遂不揣譎陋摭拾舊聞而爲之  
記

張家莊創修蒿菴祠碑記

歲貢生 席貫一 唯堂

先生明季清初人也姓張氏諱爾岐字稷若蒿菴其自號也又號  
汗漫道人生於萬歷壬子七月二十二日卒於康熙丁巳十二月  
二十八日其爲人性敦孝友學本程朱以明諸生食餼於庠及大  
清開國不求仕進矣其父龍溪公官石首驛丞崇禎己卯正月十  
六日身履清兵大難先生聞變欲以身殉而不得又欲入山不返  
永絕人世迴顧堂上老母郭孺人無人奉養乃強自抑制退修處  
士之務門人艾大司寇嘗以出仕勸之因自題其室曰蒿菴蓋取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四

匪莪伊蒿之義自痛於心卽以寓己卯之變恥食清祿耳故雖學  
貫天人才堪經緯而齋志以終一生亦無由顯著然其著書立說  
宗孔孟之傳以垂教萬世亦可以俎豆千秋炳若日星矣所著有  
易經說略書經直解刊行於世四書說略詩經說略學者多傳錄  
之雖未刊行會有時也又著有綱鑑金丹夏小正註弟子職註春  
秋傳議儀禮鄭註句讀崑山顧寧人嘗稱之曰獨精三禮卓然經  
師吾不如張稷若夫以寧人從祀孔聖廟庭猶自以爲不如則先  
生之學行無愧人師可知己民國十五年春歲在丙寅在城士紳  
創修專祠以祀先生白楊店亦踵其意而修之余與二三同志慕  
其尊師重道亦欲卽先生里居建立祠堂以祀先生以爲後人景

仰之所特慮款項無出有志而未逮不意一爲倡議捐助者爭先恐後款項既足擇日興工安基甃石不兩月而大殿告竣於以知樂善者人心之同而道學之孚於人者至深且遠也故誌之民國十六年春

皂李莊古棗記

張依泮

吾濟漢棗載在邑乘今已不可復覩徒存傳記而已然此土之宜於棗與棗樹之壽於世據此已可概見吾村東首盛姓場角隙地有古棗一株大可十圍高不及丈輪奇拳曲古幹槎枿一望而知爲數百年或千餘年前故物上有近歲新茁數枝逢春而榮及秋而實與他樹等附近咫尺南北各有拱把之棗一株小者猶多森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五

列環抱若子孫之衛其祖父然此其所以能永久歟里中耆老莫有能推其所自始者或云未有此莊先有此樹然則此莊創自何時此樹生自何代此種想當然之說未足憑也泮猶意少年由登初歸時東鄰耆民有盛莊老人者鬚髮皓然年約在八旬以上一鄉推祭酒焉曾對之詢此樹原始老人但言自髻齡聞先人相傳樹卽如此今又百數十年依然如故將何以推其元始乎厥後光緒中葉黃流北汜村外一片汪洋路無正軌里人崔某以車載稼經此折其一枝而轅下駒不久卽死此不過適然而人遂神之不敢犯越數年後或又傳此樹神能醫疾一時之祈禱來者踵相接遂有疙瘩樓之稱然此皆巫覡慣技稍具常識者不爲惑也伏思

駸駸百年一瞬人事更易十年一小變三十年一大變此樹經幾百小變幾十大變雖不可考然統一村之植物計之實莫與比壽者而一村之某姓崛興某族中落自樹視之直戲劇耳樓閣聳峙車馬喧闐自樹視之直幻境耳一切伯仲叔季之由少而壯由壯而老自樹視之直蟬蛻耳明詩云古根經閱歷斷節聽消沉其斯之謂歟邇來國家新例凡古物必加意保存此樹爲吾人所應保存自不待言然則以往者雖不可知而此後之歲月庶幾其有可紀矣時在民國十二年舊歷正月二十四日爰爲之記以備異襍考古者有所據焉

楊烈婦碑記

張壽山靜甫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六

烈婦楊氏同邑楊萬城之女余村王光舉之妻也十八歲于歸光舉性愚魯而口半啞因名胡啞子烈婦殊不之知也伉儷彌篤光緒十年六月黃河決口平地水深數尺其門前有一巨灣黑深無底光舉自家赴坡橫灣浮水泳至南岸力盡而沒家人莊衆尋撈數日竟無跡影時婦適歸寧聞信奔返隔岸望夫沒處呼天搶地晝夜哀號淚竭聲嘶不言亦不食至第四日強起梳洗整衣乞人立嗣親族議定以夫兄光讓之次子化育爲嗣立嗣之後攜子謝客哀容盡斂而家人之看護者亦疏至夜而婦室寂然咸知烈婦投於水然波濤汪洋湍流尤急百般打撈終無形跡五日後水勢漸落烈婦卽自其夫沒處浮水出而奔流不能衝動急昇之下有

夫尸在焉嗚呼烈矣其人烈故其事奇明年又大水同知潘公來村勘災聞而大異之卽時奏請旌表並囑予書其事以垂不朽予謂烈婦誠烈矣蓋心誠則能感天志一則能通神昔孟姜之尋城善哭卒得夫骨以歸曹娥之沿江號泣終負父尸而出談者以爲怪聞者以爲妄詎知非怪非妄精誠所鍾有感斯應血性所觸無緣不湊今觀於烈婦之事而益信予愧不能文辱蒙潘公之囑誼不容辭爰據事實粗加點綴復爲之銘曰楊氏心似鐵百回百不折洪水流東都盡是烈婦血

龍灣記

并跋

張依泮

邑西鄉白楊店西距村里許有古灣一區耆老相傳爲龍窩載在

濟陽縣志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七

邑乘由來久矣農人每旱則掘每掘輒雨於是龍窩之說益著癸丑夏天又亢旱田禾焦灼盼雨無期鄰近村農來掘龍窩者日以千百計畚鍤旣繁工作較易掘五日深已數丈而磚砌之隧道出現天於是時亦雨隧幽深曲邃村人未敢窮其究竟口西向似城門而小口外有石四五方上有痕如龜背文無辨之者不知始於何時亦莫由考其事蹟隧之左側有泉出清而甘飲之震齒自雨降後鄉人感其靈異倍致虔敬過其地者咸惕惕然弗敢出懈語適村人某有腿疾偶至泉側濯之而愈由是遠近傳播神水之說亦興夫祈禱致雨雖近迷信典冊諸多載記猶可說也若神水愈疾直巫覡事耳烏可勒之貞珉以倡誕妄然絜瓶提甕取水者日

絡繹於途毋亦有憑之者乎村人敬神立石問序於余姑誌其巔末以俟博雅君子之考據焉民國二年九月

按龍灣情形泮並未親覩所記云云不過據來人口述撮其略如此至隧道一節泮意當是古塚然爾時言之來人極端否認卽龜背文字古有此體惜鄉愚無知之者來人本意極端道其靈異冀泮於此處敷陳故神其說以聳動一方泮亦不認可不得已遂援古證今如此著筆閱者諒之泮自記

### 官莊沿革記

李光普 德齋

按舊志吾濟全境村莊計九百零四其屬於約下者八百六十二

### 濟陽縣志

#### 卷十六 藝文志

碑記

九十八

屬於官莊者四十二

俗傳爲七十二官莊者誤

名稱相沿由來舊矣但莊而名

爲官不知成於何年立於何代歷史之載文獻無徵致使後之人數典而忘所自是不可以不記當元明之際羣雄角逐爭地殺人如麻加之兵燹而後疫氣流行分崩離析死亡殆盡大河南北幾無人烟明定鼎後因腹地空虛實行移民政策永樂二年用強迫手段由直隸棗強遷移若干戶分配於濟章商臨之交星羅棋布比戶而居久而久之漸成村落高原白壤盡爲捷足者所占有而後至無地遂散居低窪之處彼時地既卑下生產力薄終歲勤勞不得一飽官府怒焉憂之乃派員查勘擇全縣最窪下最貧苦之村落四十有二輕其徭役薄其稅斂並命名爲官莊以示區



別而寓體恤光緒初年黃河決口地質丕變官莊昔日不毛之地一變而爲膏腴之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既富且庶教化大行近數十年來一班官莊民衆對於文化上經濟上人情風俗上大有蒸蒸日上之勢民國十三年直奉戰役因攤派官車與約下屢起爭端纏訟經年迄難解決逮民國十七年楊令光衡蒞濟用革命手段將四二官莊盡改爲約約名另詳戶口志約莊門於是畛域悉泯糾紛立判數百年之官莊遂與約下同化焉余生長西索見聞較確姑誌顛末以資紀念云爾

按自民國元年鄉鎮成立不第官莊名稱化歸烏有卽約莊舊制亦屬明日黃花斯記之錄抑亦誌掌故示來茲已

